**禅宗五家七宗**

目录

曹山本寂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1

云门文偃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12

法眼文益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24

洞山良价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27

沩山灵祐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37

仰山慧寂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43

德山宣鉴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50

药山惟俨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61

玄沙师备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64

罗汉桂琛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68

云居道膺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70

汾阳善昭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75

石霜楚圆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77

黄龙慧南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84

杨歧方会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88

曹山本寂禅师

《禅林僧宝传》：
　　禅师讳耽章，泉州莆田黄氏子。幼而奇逸。为书生不甘处俗。年十九弃家，入福州灵石山。六年乃剃发受具。咸通初，至高安，谒悟本禅师价公。依止十余年。价以为类已，堪任大法。于是名冠丛林。将辞去，价曰：三更当来，授汝曲折。时矮师叔者知之。蒲伏绳床下，价不知也。中夜授章先云岩所付《宝镜三昧》、《五位显诀》、《三种渗漏》毕，再拜趋出。矮师叔引颈呼曰：洞山禅入我手矣。价大惊曰：盗法倒屙无及矣。后皆如所言。
　　《宝镜三昧》，其词曰：
　　如是之法，佛祖密付。汝今得之，其善保护。银碗盛雪，明月藏鹭。类之弗齐，混则知处。意不在言，来机亦赴。动成窠臼，差落顾伫。背触俱非，如大火聚。但形文彩，即属染污。夜半正明，天晓不露。为物作则，用拔诸苦。虽非有为，不是无语。如临宝镜，形影相睹。汝不是渠，渠正是汝。如世婴儿，五相完具。不去不来，不起不住。婆婆和和，有句无句。终必得物，语未正故。重离六爻，偏正回互。叠而为三，变尽成五。如荎草味，如金刚杵。正中妙挟，敲唱双举。通宗通涂，挟带挟路。错然则吉，不可犯忤。天真而妙，不属迷悟。因缘时节，寂然昭著。细入无间，大绝方所。毫忽之差，不应律吕。今有顿渐，缘立宗趣。宗趣分矣，即是规矩。宗通趣极，真常流注。外寂中摇，系驹伏鼠。先圣悲之，为法檀度。随其颠倒，以缁为素。颠倒想灭，肯心自许。要合古辙，请观前古。佛道垂成，十劫观树。如虎之缺，如马之馵。以有下劣，宝几珍御。以有惊异，黧奴白牯。羿以巧力，射中百步。箭锋相直，巧力何预。木人方歌，石儿起舞。非情识到，宁容思虑。臣奉于君，子顺于父。不顺非孝，不奉非辅。潜行密用，如愚若鲁。但能相续，名主中主。
　　《五位君臣偈》。其词曰：
　　正中偏，三更初夜月明前。莫怪相逢不相识。隐隐犹怀昔日嫌。
　　偏中正，失晓老婆逢古镜。分明觌面更无真。休更迷头犹认影。
　　正中来，无中有路出尘埃。但能不触当今讳。也胜前朝断舌才。
　　偏中至，两刃交锋要回避。好手还同火里莲。宛然自有冲天气。
　　兼中到，不落有无谁敢和。人人尽欲出常流。折合终归炭里坐。
　 《三种渗漏》，其词曰：
　 一见渗漏。谓机不离位，堕在毒海。
　 二情渗漏，谓智常向背，见处偏枯。
　　三语渗漏。谓体妙失宗，机昧终始。
　　学者浊智流转，不出此三种。
　　《纲要偈》三首。
　　其一名敲倡俱行。偈曰：金针双锁备，挟路隐全该。宝印当空妙，重重锦缝开。
　　其二名金锁玄路。偈曰：交互明中暗，功齐转觉难。力穷寻进退，金锁网鞔鞔。
　　其三名理事不涉，偈曰：理事俱不涉，回照绝幽微。背风无巧拙，电火烁难追。
　　黎明章出山，造曹溪礼祖塔。自螺川还止临川，有佳山水，因定居焉。以志慕六祖，乃名山为曹。

示众曰：僧家在此等衣线下。理须会通向上事，莫作等闲。若也承当处分明，即转他诸圣向自已背后，方得自由。若也转不得，直饶学得十成，却须向他背后叉手，说什么大话。若转得自已，则一切粗重境来，皆作得主宰。假如泥里倒地，亦作得主宰。如有僧问药山曰：三乘教中，还有祖意也无？答曰：有。曰：既有，达磨又来作么？答曰：只为有，所以来。岂非作得主宰，转得归自已乎？如经曰：大通智胜佛，十劫坐道场。佛法不现前，不得成佛道。言劫者，滞也，谓之十成，亦曰断渗漏也。只是十道头绝矣，不忘大果，故云守住耽著，名为取次承当，不分贵贱。我常见丛林，好论一般两般，还能成立得事么？此等但是说向去事路布。汝不见南泉曰：饶汝十成，犹较王老师一线道也。大难。事到此，直须子细，始得明白自在。不论天堂地狱，饿鬼畜生，但是一切处不移易。元是旧时人，只是不行旧时路。若有忻心，还成滞著。若脱得，拣什么？古德云：只恐不得轮回。汝道作么生？只如今人，说个净洁处，爱说向去事，此病最难治。若是世间粗重事，却是轻。净洁病为重。只如佛味祖味，尽为滞著。先师曰：拟心是犯戒。若也得味是破斋。且唤什么作味？只是佛味祖味。才有忻心，便是犯戒。若也如今说破斋破戒，即今三羯磨时，早破了也。若是粗重贪嗔痴，虽难断却是轻。若也无为无事净洁，此乃重，无以加也。祖师出世，亦只为这个。亦不独为汝。今时莫作等闲。黧奴白牯修行却快，不是有禅有道。如汝种种驰求，觅佛觅祖，乃至菩提涅槃，几时休歇成辨乎？皆是生灭心。所以不如黧奴白牯，兀兀无知，不知佛，不知祖，乃至菩提涅槃，及以善恶因果。但饥来吃草，渴来饮水。若能恁么，不愁不成辨。不见道，计较不成，是以知有，乃能披毛戴角，牵犁拽耒，得此便宜，始较些子。不见弥勒阿閦，及诸妙喜等世界，被他向上人唤作无惭愧懈怠菩萨，亦曰变易生死。尚恐是小懈怠。在本分事，合作么生？大须子细始得。人人有一坐具地，佛出世谩他不得。恁么体会修行，莫趁快利。欲知此事，饶今成佛成祖去，也只这是。便堕三涂地狱六道去，也只这是。虽然没用处，要且离他不得。须与他作主宰始得。若作得主宰，即是不变易。若作主宰不得，便是变易也。不见永嘉云：莽莽荡荡招殃祸。问：如何是莽莽荡荡招殃祸？曰：只这个总是。问曰：如何免得？曰：知有即得，用免作么？但是菩提涅槃，烦恼无明等，总是不要免。乃至世间粗重之事，但知有便得，不要免，免即同变易去也。乃至成佛成祖，菩提涅槃，此等殃祸为不小。因什么如此？只为变易。若不变易，直须触处自由始得。

香严闲禅师会中，有僧问：如何是道？闲曰：枯木里龙吟。又问：如何是道中人？闲曰：髑髅里眼睛。其僧不领，辞至石霜。问诸禅师曰：如何是枯木里龙吟？诸曰：犹带喜在。又问：如何是髑髅里眼睛？诸曰：犹带识在。又不领，乃问章曰：如何是枯木里龙吟？章曰：血脉不断。又问：如何是髑髅里眼睛？章曰：干不尽。又问：有得闻者否？章曰：尽大地未有一人不闻。又问：未审是何章句？章曰：不知是何章句，闻者皆丧。乃作偈曰：枯木龙吟真见道，髑髅无识眼初明，喜识尽时消息尽，当人那辨浊中清。
　　有僧以纸为衣，号为纸衣道者，自洞山来。章问：如何是纸衣下事？僧曰：一裘才挂体，万事悉皆如。又问：如何是纸衣下用？其僧前而拱立曰：诺。即脱去。章笑曰：汝但解恁么去，不解恁么来。僧忽开眼曰：一灵真性，不假胞胎时如何？章曰：未是妙。僧曰：如何是妙？章曰：不借借。其僧退坐于堂中而化。章作偈曰：觉性圆明无相身，莫将知见妄疏亲。念异便于玄体昧，心差不与道为邻。情分万法沉前境，识鉴多端丧本真。若向句中全晓会，了然无事昔时人。
　　僧问五位君臣旨诀。章曰：正位即空界，本来无物。偏位即色界，有万形像。偏中至者，舍事入理。正中来者，背理就事。兼带者，冥应众缘，不随诸有。非染非净，非正非偏。故曰虚玄大道，无著真宗。从上先德，推此一位，最妙最玄。

要当审详辨明。君为正位，臣是偏位。臣向君，是偏中正。君视臣，是正中偏。君臣道合，是兼带语。

问：如何是君？曰：妙德尊寰宇，高明朗太虚。问：如何是臣？曰：灵机宏圣道，真智利群生。问：如何是臣向君？曰：不堕诸异趣，凝情望圣容。问：如何是君视臣？曰：妙容虽不动，光烛不无偏。问：如何是君臣道合？曰：混然无内外，和融上下平。

又曰：以君臣偏正言者，不欲犯中故。臣称君，不敢斥言是也。此吾法之宗要。作偈曰：学者先须识自宗，莫将真际杂顽空。妙明体尽知伤触，力在逢缘不借中。出语直教烧不著，潜行须与古人同。无身有事超岐路，无事无身落始终。
　　又曰：凡情圣见，是金锁玄路，直须回互。夫取正命食者，须具三种堕。一者披毛戴角，二者不断声色，三者不受食。有稠布衲者，问曰：披毛戴角是什么堕？章曰：是类堕。问：不断声色是什么堕？曰：是随堕。问：不受食是什么堕？曰：是尊贵堕。夫冥合初心而知有是类堕。知有而不碍六尘是随堕。维摩曰：外道六师是汝之师，彼师所堕，汝亦随堕，乃可取食。食者，正命食也。食者亦是就六根门头，见觉闻知。只不被他染污，将为堕，且不是同也。

章读杜顺傅大士所作法身偈曰：我意不欲与么道。门弟子请别作之。既作偈，又注释之。其词曰：渠本不是我（非我）。我本不是渠（非渠）。渠无我即死（仰汝取活）。我无渠即余（不别有）。渠如我是佛（要且不是佛）。我如渠即驴（二俱不立）。不食空王俸（若遇御饭，直须吐却。）何假雁传书（不通信）。我说横身唱（为信唱）。君看背上毛（不与你相似）。乍如谣白雪（将谓是白雪）。犹恐是巴歌。

南州帅南平钟王。雅闻章有道，尽礼致之不赴。但书偈付使者曰：
　　摧残枯木倚寒林，几度逢春不变心。樵客见之犹不采，郢人何事苦搜寻。
　　天复辛酉夏夜，问知事：今日是几何日月？对曰：六月十五。章曰：曹山平生行脚，到处只管九十日为一夏。明日辰时吾行脚去。及时焚香，宴坐而化。阅世六十有二，坐三十有七夏。门弟子葬全身于山之西阿，塔曰福圆。
　　赞曰：宝镜三昧，其词要妙。云岩以受洞山，疑药山所作也。先德惧属流布，多珍秘之。但五位偈，三种渗漏之语，见于禅书。大观二年冬，显谟阁待制朱彦世英，赴官钱塘，过信州白华岩，得于老僧。明年持其先公服，予往慰之，出以授予曰：子当为发扬之。因疏其沟封，以付同学。使法中龙象，神而明之。尽微细法执，兴洞上之宗，亦世英护法之志也。

其他《灯录》：

曹山本寂禅师，泉州莆田黄氏子。少业儒，年十九，往福州灵石出家，二十五登戒。寻谒洞山，山问：阇黎名甚么？师曰：本寂。山曰：那个呢！师曰：不名本寂。山深器之。

自此入室，盘桓数载，乃辞去。山遂密授洞上宗旨，复问曰：子向甚么处去？师曰：不变异处去。山曰：不变异处，岂有去邪？师曰：去亦不变异。自尔之后，兀兀延时，依依放旷，非其道友，无得交言。

钟陵大王向仰德高，再三降使迎请，师乃托疾而不从命。第三遣使去时，王曰：此度若不得曹山大师来，更不要相见。使奉旨到山，泣而告曰：和尚大慈大悲，救度一切，和尚此度若也不赴王旨，弟子一门便见灰粉。师云：专使保无忧虑，去时贫道附一首古人偈上大王，必保无事。偈曰：摧残枯木倚青林，几度逢春不变心。樵客见之犹不顾，郢人哪更苦追寻？使回通偈，王遥望山顶礼曰：弟子今生决定不得见曹山大师也。如是二处法席咸二十年，参徒冬夏盈于二百三百。

师每上堂示众云：诸人莫怪曹山不说。诸方多有说成底禅师在，你诸人耳里总满也。一切法不接不借，但与么体会，他家差别知解，无奈阇梨何。天地洞然，一切事如麻如苇，如粉如葛。佛出世亦不奈何，祖出世亦不奈何，唯有体尽即无过患。你见他千经万论说成底事不得自在，不超始终，盖为不明自己事。若明自己事，即转他一切事，为阇梨自己受用具。若不明自己事，乃至阇梨亦与他诸圣为缘，诸圣与阇梨为境，境缘相涉，无有了时，如何得自由？若体会不尽，则转他一切事不去；若体会得妙，则转他一切事，向背后为僮仆者。是故先师云：体在妙处。莫将作等闲。到这里不分贵贱，不别亲疏，如大家人守钱奴相似，及至用时，是渠总不得知东西。这里便是不辩缁素，不识清浊。若是下人出来著衣，更胜阿郎，奈何，缘被人识得伊。某甲向诸人道：向去语则净洁，事上语却不净洁。且唤什么事上语？这里没量大人辨不得。

僧问：学人自到和尚此间，觅个出身处不得。乞和尚指示个出身路。师云：阇梨曾行什么路来？云：到这里辨不得。师云：第一不得出身处。

问：大保任底人失一念如何？师云：始得保任。

问：作大利益底人还得相似不？师云：不得相似。僧云：为什么不得相似？师云：不见这作大利益？僧云：此人还知有尊贵也无？师云：不知有尊贵。僧云：为什么不知有尊贵？师云：是伊未识曹山。僧云：如何是曹山？师云：不作大利益。

师作四奈偈曰：莫行心处路，不挂本来衣。何须正恁么，切忌未生时。

示学人偈曰：从缘荐得相应疾，就体消停得力迟。瞥起本来无处所，吾师暂说不思议。

僧问：学人通身是病，请师医。师曰：不医。曰：为甚么不医？师曰：教汝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。

问：万法从何而生？师曰：从颠倒生。曰：不颠倒时万法何在？师曰：在。曰：在甚么处？师曰：颠倒作么？

僧问：抱璞投师，请师雕琢。师曰：不雕琢。曰：为甚么不雕琢？师曰：须知曹山好手。

问：学人十二时中，如何保任？师曰：如经蛊毒之乡，水也不得沾著一滴。

忠国师蓦唤侍者，侍者来立，国师低头。侍者立多时出去，国师唤侍者，如是三度，了曰：将谓我辜负汝，汝却辜负我。百丈举问赵州，国师三唤侍者意作么生？州曰：如人暗里书字，字虽不成，文彩已彩。又后有人举问师：国师三唤侍者意作么生？师曰：侍者第二遍回来，云：某甲不信和尚唤。

南泉曰：未具胞胎时，还有语也无？有人举问雪峰，峰曰：道有道无，则吃三十棒。又问招庆，庆曰：从他自道。又举问师，师曰：有。云：请和尚傍瞥。师曰：将什么物闻？云：聋者还闻也无？师曰：聋者若得闻，则具耳目。云：什么人得闻？师曰：未具胞胎者。

洞山将圆寂，谓众曰：吾有闲名在世，谁人为吾除得？众皆无对，时沙弥出曰：请和尚法号。山曰：吾闲名已谢。师曰：从古至今，无人辨得。

无著吃茶次，文殊拈起玻璃盏问：南方还有这个么？著曰：无。文殊曰：寻常将什么吃茶？著无对。师代曰：久承大士按剑，为什么处在一尘？

云门文偃禅师

《禅林僧宝传》：

禅师名文偃，姑苏嘉兴人也。少依兜率院得度。性豪爽，骨面丰颊，精锐绝伦。目纤长，瞳子如点漆，眉秀近睫，视物凝远。博通大小乘，弃之游方。

初至睦州，闻有老宿饱参，古寺掩门，织蒲屦养母，往谒之。方扣门，老宿揕之曰：道，道。偃惊不暇答。乃推出曰：秦时度轹钻。随掩其扉，损偃右足。老宿名道踪，嗣黄檗断际禅师，住高安米山寺。以母老东归，丛林号陈尊宿。

偃得旨辞去，谒雪峰存。存方堆桅坐，为众说法。偃犯众出，熟视曰：项上三百斤铁枷，何不脱却？存曰：因甚到与么？偃以手自拭其目趋去。存心异之。明日升座曰：南山有氅鼻蛇，诸人出入好看。偃以拄杖撺出，又自惊栗。自是辈流改观。

又访干峰。峰示众曰：法身有三种病，二种光。须是一一透得。更有照用同时，向上一窍。偃乃出众曰：庵内人为什么不见庵外事？于是干峰大笑曰：犹是学人疑处在。干峰曰：子是什么心行？曰：也要和尚相委。干峰曰：直须恁么，始得稳坐。偃应喏喏。

又访曹山章公。问：如何是沙门行？章曰：吃常住苗稼者。曰：便与么去时如何？章曰：汝还畜得么？曰：学人畜得。章曰：汝作么畜？曰：著衣吃饭，有什么难。章曰：何不道，披毛戴角。偃即礼谢。

又访疏山仁。仁问：得力处道将一句来。曰：请高声问。仁即高声问。偃笑曰：今早吃粥么？仁曰：吃粥。曰：乱叫唤作么。仁公骇之。

又过九江，有陈尚书。饭偃而问曰：儒书即不问，三乘十二分教，自有讲师。如何是衲僧行脚事？曰：曾问几人来。曰：即今问上座。偃曰：即今且置，作么生是教意？曰：黄卷赤轴。偃曰：此是文字语言。作么生是教意？曰：口欲谈而辞丧，心欲缘而虑忘。偃曰：口欲谈而辞丧，为对有言；心欲缘而虑忘，为对妄想。作么生是教意？尚书无以酬之。偃曰：闻公常看法华经，是否？曰：不敢。曰：经曰：治生产业，皆与实相不相违背。且道非非想天，有几人退位？又无以酬之。偃呵讥之而去。

造曹溪礼塔，访灵树敏公，为第一座。先是敏不请第一座。有劝请者，敏曰：吾首座已出家久之。又请，敏曰：吾首座已行脚，悟道久之。又请，敏曰：吾首座已度岭矣，姑待之。少日偃至。敏迎笑曰：奉迟甚久，何来暮耶？即命之，偃不辞而就职。

俄广王刘王，将兴兵，就敏决可否。敏前知之，手封奁子，语侍者曰：王来，出以似之。于是怡然坐而殁。王果至，闻敏已化，大惊问：何时有疾，而遽亡如是耶？侍者乃出奁子，如敏所诫呈之。王发奁得简曰：人天眼目，堂中上座。刘王命州牧何承范，请偃继其法席。

又迎至府开法，俄迁止云门光泰寺。天下学者，望风而至。

示众曰：江西即说君臣父子，湖南即说他不与么。我此间即不如此。良久曰：汝还见壁么？又曰：从上来且是个什么事？如今抑不得已，且向诸人道：尽大地有什么物，与汝为缘为对？若有针锋许与汝为隔为碍，与我拈将来。唤什么作佛？唤什么作祖？唤什么作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？将什么为四大五蕴？我与么道，唤作三家村里老婆说话。忽然遇著本色行脚汉，闻与么道，把脚拽向阶下，有什么罪过？虽然如是，据个什么道理，便与么？莫趁口快，向这里乱道。须是个汉始得。忽然被老汉脚跟下寻著，没去处，打脚折。有什么罪过，即与么？

如今还有问宗乘中话者么？待老汉答一转了，东行西行。又曰：尽乾坤一时将来，著汝眼睫上。汝诸人闻恁么道，不敢望汝出来，性燥把老僧打一掴。且缓缓，子细看。是有是无？是个什么道理？直饶汝向这里明得，若遇衲僧门下，好槌脚折。

又曰：三乘十二分教，横说竖说，天下老和尚，纵横十字说，与我拈针锋许说底道理来看。与么道，早是作死马医。虽然如此，且有几个到此境界。不敢望汝言中有响，句里藏锋。瞬目千差，风恬浪静。又曰：我事不获已，向汝道直下无事，早是相埋没也。更欲踏步向前，寻言逐句，求觅解会，千差万别，广设问难，嬴得一场口滑，去道转远，有什么歇时。此个事，若在言语上，三乘十二分教，岂是无言？因什么道，教外别传？若从学解机智得，只如十地圣人，说法如云如雨，犹被佛呵，谓见性如隔罗毂。以此故知，一切有心，天地悬殊。虽然如是，若是得底人，道火何曾烧口？终日说事，何曾挂著牙齿？何曾道著一字？终日著衣吃饭，何曾触一粒米，挂一缕丝？然犹是门庭之说。须是实得与么，始得。若约衲僧门下，句里呈机，徒劳伫思。直饶一句下承当得，犹是瞌睡汉。

偃以足跛，尝把拄杖行，见众方普请，举拄杖曰：看！看！北郁单越人，见汝般柴不易，在中庭里，相扑供养汝。更为汝念般若经曰：一切智智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众环拥之，久不散。乃曰：汝诸人，无端走来，这里觅什么？老僧只管吃饭屙屎，别解作什么？汝诸方行脚，参禅问道。我且问汝，诸方参得底事，作么生？试举看。于是不得已，自诵三平偈曰：即此见闻非见闻。回视僧曰：唤什么作见闻？又曰：无余声色可呈君。谓僧曰：有什么口头声色？又曰：个中若了全无事。谓僧曰：有什么事？又曰：体用无妨分不分。乃曰：语是体？体是语？举拄杖曰：拄杖是体，灯笼是用，是分不分。不见道，一切智智清净。

又至僧堂中，僧争起迎。偃立而语曰：石头道，回互不回互。僧便问：作么生是不回互？偃以手指曰：这个是板头。又问：作么生是回互？曰：汝唤什么作板头？永嘉云：如我身空法亦空，千品万类悉皆同。汝立不见立，行不见行，四大五蕴，不可得。何处见有山河大地来？是汝每日把钵盂吃饭，唤什么作饭？何处更有粒米来？

僧问：生法师曰：敲空作响，击木无声，如何？偃以拄杖空中敲曰：阿耶！阿耶！又击板头曰：作声么？僧曰：作声。曰：这俗汉。又击板头曰：唤什么作声？

偃以乾祐元年七月十五日，赴广主诏，至府留止供养。九月甲子，乃还山。谓众曰：我离山得六十七日。且问汝：六十七日事作么生？众莫能对。偃曰：何不道，和尚京中吃面多。

闻击斋鼓曰：鼓声咬破我七条。乃指僧曰：抱取猫儿来。良久曰：且道鼓因甚置得？众无对者。乃曰：因皮置得。我寻常道，一切声是佛声，一切色是佛色，尽大地是个法身。枉作个佛法知见。如今拄杖但唤作拄杖，见屋但唤作屋。又曰：诸法不异者，不可续凫截鹤，夷岳盈壑，然后为无异者哉。但长者长法身，短者短法身。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举拄杖曰：拄杖子不是常住。忽起立，以拄杖系绳床曰：适来许多葛藤，贬向什么处去也？灵利底见，不灵利底著我热谩。

偃契悟广大，其游戏三昧，乃如此。而作为偈句，尤不能测。如其纲宗偈曰：康氏圆形滞不明，魔深虚丧击寒冰，凤羽展时超碧汉，晋锋八博拟何凭。

又曰：是机是对对机迷，辟机尘远远尘栖。久日日中谁有挂，因底底事隔尘迷。又曰：丧时光，藤林荒。徒人意，滞肌佨。又曰：咄咄咄，力轰希。禅子讶，中眉垂。又曰：上不见天，下不见地。塞却咽喉，何处出气？笑我者多，哂我者少。

每顾见僧即曰：鉴咦。而录之者，曰顾鉴咦。德山密禅师，删去顾字，但曰鉴咦。丛林目以为抽顾颂。北塔祚禅师作偈曰：

　　云门顾鉴笑嘻嘻，拟议遭渠顾鉴咦。任是张良多智巧，到头于是也难施。

　　偃以南汉乾和七年四月十日，坐化而示。即大汉乾祐二年也，以全体葬之。本朝太祖乾德元年，雄武军节度推官阮绍庄，梦偃以拂子招曰：寄语秀华宫使特进李托，我在塔久，可开塔乎。托时奉使韶州，监修营诸寺院。因得绍庄之语，奏闻奉圣旨，同韶州牧梁延鄂至云门山。启塔，见偃颜貌如昔，髭发犹生。具表以闻。有旨，李托迎至京师，供养月余，送还山。仍改为大觉禅寺。谥大慈云匡真弘明大师。

　　 赞曰：余读云门语句，惊其辩慧，涡旋波险，如河汉之无极也。想见其人，奇伟杰茂，如慈恩大达辈。及见其像，颓然伛坐胡床，广颡平顶，类宣律师。奇智盛德，果不可以相貌得耶。公之全机大用，如月临众水，波波顿见，而月不分。如春行万国，处处同至，而春无迹。盖其妙处，不可得而名状，所可知而言者，春容月影耳。呜呼，岂所谓命世亚圣大人者乎！

 灯录：

举：世尊初生下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顾四方，云：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师曰：我当时若见，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，贵图天下太平。

上堂：举一则语，教汝直下承当，早是撒屎著汝头上也。直饶拈一毫头，尽大地一时明得，也是剜肉作疮。虽然如此，汝亦须是实到这个田地始得。若未切，不得掠虚，却须退步向自己根脚下推寻，看是个甚么道理？实无丝毫许与汝作解会，与汝作疑惑。况汝等各各当人有一段事，大用现前，更不烦汝一毫头气力，便与祖佛无别。自是汝诸人信根浅薄，恶业浓厚，突然起得许多头角，担钵囊，千乡万里受屈作么？且汝诸人有甚么不足处？大丈夫汉，阿谁无分？独自承当得，犹不著便，不可受人欺谩，取人处分。才见老和尚开口，便好把特石蓦口塞，便是屎上青蝇相似，斗唼将去，三个五个，聚头商量，苦屈兄弟。古德一期为汝诸人不奈何，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，通汝入路。知是般事，拈放一边，自著些子筋骨。岂不是有少许相亲处？快与快与，时不待人。出息不保入息，更有甚么身心别处闲用？切须在意。珍重！

上堂：尽乾坤一时将来著汝眼睫上，你诸人闻恁么道，不敢望你出来，性燥把老汉打一掴，且缓缓子细看，是有是无？是个甚么道理？直饶你向这里明得。若遇衲僧门下，好槌折脚。若是个人，闻说道甚么处，有老宿出世，便好蓦面唾污我耳目。汝若不是个手脚，才闻人举，便承当得，早落第二机也。汝不看他德山和尚才见僧入门，拽杖便趁；睦州和尚才见僧入门来，便云现成公案，放汝三十棒。自余之辈，合作么生？若是一般掠虚汉，食人涎唾，记得一堆一担骨董，到处驰骋。驴唇马嘴，夸我解问十转五转话。饶你从朝问到夜，论劫恁么，还曾梦见么？甚么处是与人著力处？似这般底，有人屈衲僧斋，也道得饭吃，有甚堪共语处？他日阎罗王面前，不取汝口解说。诸兄弟，若是得底人，他家依众遣日。若也未得，切莫容易过时，大须子细。古人大有葛藤相为处，只如雪峰道，尽大地是汝自己；夹山道，百草头上荐取老僧，闹市里识取天子；洛浦云，一尘才起，大地全收，一毛头师子全身，是汝把取翻覆思量，看日久岁深，自然有个入路。此事无汝替代处，莫非各在当人分上。老和尚出世，只为汝证明。汝若有少许来由，亦昧汝不得。若实未得方便，拨汝即不可。

兄弟，一等是踏破草鞋，抛却师长父母行脚，直须著些子精彩始得。若未有个入头处，遇著本色咬猪狗手脚，不惜性命，入泥入水相为。有可咬嚼，眨上眉毛，高挂钵囊，拗折拄杖。十年二十年，办取彻头，莫愁不成办。直是今生不得彻头，来生亦不失人身。向此门中亦乃省力，不虚孤负平生，亦不孤负师长父母、十方施主。

直须在意，莫空游州猎县，横担拄杖，一千里二千里，走这边经冬，那边过夏，好山好水堪取性，多斋供，易得衣钵，苦屈苦屈！图他一粒米，失却半年粮。如此行脚，有甚么利益？信心檀越，把菜粒米，作么生消得？

直须自看，无人替代。时不待人，忽然一日眼光落地，到前头将甚么抵拟？莫一似落汤螃蟹，手脚忙乱，无汝掠虚说大话处。莫将等闲空过时光，一失人身，万劫不复。不是小事，莫据目前。俗人尚道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况我沙门，合履践个甚么事？大须努力，珍重！

问：三身中哪身说法？师曰：要。

问：承古有言，了即业障本来空，未了应须偿宿债。未审二祖是了未了？师曰：确。

僧问：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？师曰：糊饼。

曰：这里有甚么交涉？师曰：灼然！有甚么交涉。乃曰：汝等诸人没可作了，见人道著祖意，便问超佛越祖之谈。汝且唤甚么作佛？唤甚么作祖？且说超佛越祖底道理看。问个出三界，汝把将三界来，看有甚么见闻觉知隔碍著汝？有甚么声尘色法与汝可了？了个甚么碗？以哪个为差殊之见？他古圣不奈何，横身为物，道个举体全真，物物觌体不可得。我向汝道直下有甚么事，早是相埋没了也。汝若实未有入头处，且独自参详，除却著衣吃饭，屙屎送尿，更有甚么事？无端起得如许多般妄想作甚么？更有一般底如等闲相似，聚头学得个古人话路，识性记持，妄想卜度，道我会佛法了也。只管说葛藤，取性过时，更嫌不称意，千乡万里，抛却父母师长，作这去就。这般打野汉，有甚么死急？行脚去！以拄杖趁下。

上堂：故知时运浇漓，代干像季，近日师僧北去言礼文殊，南去谓游衡岳，恁么行脚，名字比丘，徒消信施。苦哉！苦哉！问著黑漆相似，只管取性过时。设有三个两个狂学多闻，记持话路，到处觅相似语句，印可老宿，轻忽上流，作薄福业，他日阎罗王钉钉之时，莫道无人向你说。若是初心后学，直须摆动精神，莫空记人说处，多虚不如少实，向后只是自赚。

上堂：我看汝诸人二三机中尚不能构得，空披衲衣何益？汝还会么？我与汝注破，久后到诸方，若见老宿举一指，竖一拂子，云是禅是道？拽拄杖打破头便行。若不如此，尽落天魔眷属，坏灭吾宗。汝若实不会，且向葛藤社里看。我寻常向汝道，微尘刹土中，三世诸佛，西天二十八祖，唐土六祖，尽在拄杖头上说法。神通变现，声应十方，一任纵横。汝还会么？若不会，且莫掠虚。然虽如此，且谛当实见也未？直饶到此田地，也未梦见衲僧沙弥在。三家村里，不逢一人。蓦拈拄杖画一画，曰：在这里。又画一画曰：从这里出去也。珍重！

师一日以手入木师子口，叫曰：咬杀我也，相救！

示众曰：十五日以前不问汝，十五日以后道将一句来。众无对。自代曰：日日是好日。

上堂，拈拄杖曰：凡夫实谓之有，二乘析谓之无，圆觉谓之幻有，菩萨当体即空。衲僧家见拄杖便唤作拄杖，行但行，坐但坐，不得动著。

僧问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师曰：春来草自青。

问：如何是佛？师曰：乾屎橛。

问：如何是诸佛出身处？师曰：东山水上行。

问：古人面壁，意旨如何？师曰：念七。

上堂：光不透脱，有两般病。一切处不明，面前有物是一。又透得一切法空，隐隐地似有个物相似，亦是光不透脱。又法身亦有两般病，得到法身，为法执不忘，己见犹存，坐在法身边是一。直饶透得法身去，放过即不可。子细点检将来，有甚么气息？亦是病。

法眼文益禅师

《禅林僧宝传》：

禅师讳文益，余杭鲁氏子，七龄秀发，依新定全伟律师落发。诣越州开元希觉律师，受具足戒。及觉公盛化四明，益往习毗尼，工文章。觉大奇之，俄辞去。初谒长庆棱道者，无所契悟。与善修洪进，自漳州抵湖外。将发而雨，溪壮不可济，顾城隅有古寺，解包休于门下。雨不止，入堂，有老僧坐地炉。见益而曰：此行何之？曰：行脚去。又问：如何是行脚事？对曰：不知。曰：不知最亲，益疑之。三人者附火，举肇公语：至天地与我同根处。老僧又曰：山河大地与自已，是同是别？益曰：同。琛竖两指，熟视曰：两个，即起去。益大惊，周行廊庑。读字额曰：石山地藏，顾语修辈曰：此老琛禅师也。意欲留止，语未卒，琛又至。雨已止，业已成行。琛送之问曰：上座寻常说，三界唯心，乃指庭下石曰：此石在心内，在心外？益曰：在心内。琛笑曰：行脚人著甚来由，安块石在心头耶？益无以对之，乃俱求决择。

寻皆出世，益住临川崇寿。僧子方者问曰：公久亲长庆，乃嗣地藏，何意哉？益曰：以不解长庆说万象之中独露身故。子方举拂子示之。益曰：拨万象，不拨万象？子方曰：不拨万象。益曰：独露身呢？子方曰：拨万象。益云：万象之中呢？子方于是悟旨。叹曰：我几枉度此生。

益谓门弟子曰：赵州曰：莫费力也。大好言语，何不仍旧去。世间法尚有门，佛法岂无门，自是不仍旧故。诸佛诸祖，只于仍旧中得。如初夜钟，不见有丝毫异。得与么恰好，闻时无一声子闹。何以故？为及时节。无心曰死，且不是死。止于一切，只为不仍旧。忽然非次闻时，诸人尽惊愕道，钟子怪鸣也。且如今日道，孟夏渐热，则不可。方隔一日，能校多少。向五月一日道，便成赚。须知校丝发不得。于方便中，向上座道不是时，盖为赚。所以不仍旧。宝公曰：暂时自肯不追寻，历劫何曾异今日。还会么？今日只是尘劫，但著衣吃饭，行住坐卧，晨参暮请，一切仍旧，便为无事人也。

又曰：见道为本，明道为功。便能得大智慧力。若未得如此，三界可爱底事，直教去尽。才有纤毫，还应未可。只如汝辈睡时，不嗔便喜。此是三界昏乱，习熟境界。不惺惺，便昏乱。盖缘汝辈杂乱所致。古人谓之夹幻金，即是真，其如矿何！若觑得彻骨彻髓，是汝辈力。脱未能如是，观察他什么楼台殿阁？诸圣未必长把却汝手，汝未必依而行之，古今如此也。

又曰：出家儿，但随时及节便得。寒即寒，热即热。欲识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。古今方便不少。石头初看肇论，至会万物为已者，其唯圣人乎。则曰：圣人无已，靡所不已。乃作参同契。首言：竺土大仙心。无过此语也。中间亦只寻常说话。夫欲会万物为自已去，盖尽大地无一法可见。已而又嘱曰：光阴莫虚度。所以告汝辈，但随时及节，便得。若也移时失候，即虚度光阴。于非色中作色解，于非色作色解，即是移时失候。且道色作非色解，还当得否？若与么会，便是没交涉。正是痴狂两头走，有什么用处。但守分过时好。

尝指竹问僧曰：还见么？曰：见。益曰：竹来眼里，眼到竹边？曰：总不与么。益笑曰：死急作么。有偈曰：

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唯识唯心，眼声耳色。色不到耳，声何触眼。眼色耳声，万法成辨。万法匪缘，岂观如幻。大地山河，谁坚谁变。

周显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。李国主驾至，慰问甚勤。闰月望，剃发沐浴，辞众讫，跏趺而化，颜貌久而如生。阅世七十有四，坐五十有四。夏公卿李建勋已下，素服奉全身。于江宁丹阳乡建塔，谥大法眼禅师。

赞曰：玄沙论三句，初无金银铜轮之语。不然，殆与教乘何异哉。琛公精深广大，唯以直下便见，拟成剩法为要，非三句所能管摄也。益以仍旧自处，以绝渗漏句为物，颇事边幅。而永明乃其的孙，岂所谓深山大泽，龙蛇所由生者耶。

洞山良价禅师

《灯录》：

洞山良价禅师，云岩晟禅师法嗣，会稽俞氏子。幼岁从师念般若心经，至无眼耳鼻舌身意处，忽以手扪面，问师曰：某甲有眼耳鼻舌等，何故经言无？其师骇然异之，曰：吾非汝师。即指往五洩山礼默禅师披剃。年二十一，诣嵩山具戒。游方，首诣南泉，值马祖讳辰修斋。泉问众曰：来日设马祖斋，未审马祖还来否？众皆无对。师出对曰：待有伴即来。泉曰：此子虽后生，甚堪雕琢。师曰：和尚莫压良为贱。

次参沩山，师曰：某甲未明，乞师指示。沩竖起拂子曰：会么？师曰：不会，请和尚说。沩曰：父母所生口，终不为子说。师曰：还有与师同时慕道者否？沩曰：此去澧陵攸县，石室相连，有云岩道人。若能拨草瞻风，必为子之所重。师曰：未审此人如何？沩曰：他曾问老僧：学人欲奉师去时如何？老僧对他道：直须绝渗漏始得。他道：还得不违师旨也无？老僧道：第一不得道老僧在这里。

师遂辞沩山，径造云岩，举前因缘了，便问：无情说法，甚么人得闻？岩曰：无情得闻。师曰：和尚闻否？岩曰：我若闻，汝即不闻吾说法也。师曰：某甲为甚么不闻？岩竖起拂子曰：还闻么？师曰：不闻。岩曰：我说法汝尚不闻，岂况无情说法乎？师曰：无情说法，该何典教？岩曰：岂不见《弥陀经》云：水鸟树林，悉皆念佛念法？师于此有省，乃述偈曰：也大奇，也大奇，无情说法不思议。若将耳听终难会，眼处闻时方得知。

师问云岩：某甲有余习未尽。岩曰：汝曾作甚么来？师曰：圣谛亦不为。岩曰：还欢喜也未？师曰：欢喜则不无，如粪扫堆头，拾得一颗明珠。

师辞云岩，岩曰：甚么处去？师曰：虽离和尚，未卜所止。曰：莫湖南去？师曰：无。曰：莫归乡去？师曰：无。曰：早晚却回？师曰：待和尚有住处即来。曰：自此一别，难得相见。师曰：难得不相见。

临行又问：百年后忽有人问，还邈得师真否，如何抵对？岩良久，曰：只这是。师沈吟，岩曰：价阇黎承当个事，大须审细。师犹涉疑，后因过水睹影，大悟前旨。有偈曰：切忌从他觅，迢迢与我疏。我今独自往，处处得逢渠。渠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渠。应须恁么会，方得契如如。

他日，因供养云岩真次，僧问：先师道，只这是，莫便是否？师曰：是。曰：意旨如何？师曰：当时几错会先师意。曰：未审先师还知有也无？师曰：若不知有，争解恁么道？若知有，争肯恁么道？

师在泐潭，见初首座，有语曰：也大奇，也大奇，佛界道界不思议。师遂问曰：佛界道界即不问，只如说佛界道界底是甚么人？初良久无对。师曰：何不速道？初曰：争即不得。师曰：道也未曾道，说甚么争即不得？初无对。师曰：佛之与道，俱是名言，何不引教？初曰：教道甚么？师曰：得意忘言。初曰：犹将教意向心头作病在。师曰：说佛界道界底病大小？初又无对。次日忽迁化，时称师为问杀首座价。

师自唐大中末于新丰山接诱学徒，厥后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。权开五位，善接三根，大阐一音，广弘万品。横抽宝剑，剪诸见之稠林；妙叶弘通，截万端之穿凿。又得曹山深明的旨，妙唱嘉猷。道合君臣，偏正回互。由是洞上玄风，播于天下。故诸方宗匠，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。

师参南源，上法堂。南源云：已相见了也。师便下去。明日却上，问云：昨日已蒙和尚慈悲，不知甚么处是与某甲已相见处？南源云：心心无间断，流入于性海。师云：几合放过。师辞，南源云：多学佛法，广作利益。师云：多学佛法即不问，如何是广作利益？南源云：一物莫违。

师与密师伯到龙山问讯。老僧云：此山无路，阇黎从何处来？师云：无路且置，和尚从何而入？老僧云：我不从云水来。师云：和尚住此山多少时邪？老僧云：春秋不涉。师云：和尚先住？此山先住？老僧云：不知。师云：为甚么不知？老僧云：我不从人天来。师云：和尚得何道理，便住此山？老僧云：我见两个泥牛斗入海，直至于今绝消息。师始具威仪礼拜。

师初行脚时，路逢一婆担水，师索水饮。婆云：水不妨饮，婆有一问，须先问过。且道，水具几尘？师云：不具诸尘。婆云：去！休污我水担。

师与神山行次，忽见白兔走过。神山云：俊哉。师云：作么生？神山云：大似白衣拜相。师云：老老大大，作这个语话。神山云：尔作么生？师云：积代簪缨，暂时落魄。

神山把针次，师问云：作甚么？神山云：把针。师云：把针事作么生？神山云：针针相似。师云：二十年同行，作这个语话，岂有与么工夫。神山云：长老又作么生？师云：如大地火发底道理。

师一日问雪峰：作甚么来？雪峰云：斫槽来。师云：几斧斫成？雪峰云：一斧斫成。师云：犹是这边事，那边事作么生？雪峰云：直得无下手处。师云：犹是这边事，那边事作么生。雪峰休去。

雪峰辞师，师云：子甚处去？雪峰云：归岭中去。师云：当时从甚么路出？雪峰云：从飞猿岭出。师云：今回向甚么路去？雪峰云：从飞猿岭去。师云：有一人不从飞猿岭去，子还识么？雪峰云：不识。师云：为甚么不识？雪峰云：他无面目。师云：子既不识，争知无面目？雪峰无对。

云居道膺来参。师问：甚处来？云居云：翠微来。师云：翠微有何言句示徒？云居云：翠微供养罗汉，某甲问：供养罗汉，罗汉还来否？翠微云：尔每日吃个甚么？师云：实有此语否？云居云：有。师云：不虚参见作家来。

师问云居：汝名甚么？云居云：道膺。师云：向上更道。云居云：向上即不名道膺。师云：与老僧只对道吾的语一般。

师问云居：甚处去来？云居云：蹋山来。师云：哪个山堪住？云居云：哪个山不堪住？师云：恁么则国内总被阇黎占却。云居云：不然。师云：恁么则子得个入路。云居云：无路。师云：若无路，争得与老僧相见？云居云：若有路，即与和尚隔山去也。师乃云：此子以后千人万人把不住去在。

师谓云居云：昔南泉问讲弥勒下生经僧云：弥勒甚么时下生？僧云：现在天宫，当来下生。南泉云：天上无弥勒，地下无弥勒。云居随举而问云：只如天上无弥勒，地下无弥勒。未审谁与安名？师被问，直得禅床震动。乃云：膺阇黎，吾在云岩，曾问老人，直得火炉震动。今日被子一问，直得通身汗流。

后云居结庵于三峰，经旬不赴堂。师问：子近日何不赴斋？云居云：每日自有天神送食。师云：我将谓汝是个人，犹作这个见解在，汝晚间来。云居晚至，师召膺庵主，云居应诺。师云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是甚么？云居回庵，寂然宴坐，天神自此竟寻不见，如是三日乃绝。

师问疏山：空劫无人家，是甚么人住处？疏山云：不识。师云：人还有意旨也无？疏山云：和尚何不问他？师云：现问次。疏山云：是何意旨？师不对。

青林一日辞师，师云：子向甚么处去？青林云：金轮不隐的，遍界绝红尘。师云：善自保任。青林珍重而出。师门送，谓青林云：恁么去一句，作么生道？青林云：步步踏红尘，通身无影像。师良久。青林云：老和尚何不速道？师云：子得恁么性急？青林云：某甲罪过。便礼辞而去。

龙牙问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师云：待洞水逆流，即向汝道。龙牙始悟厥旨。

僧辞大慈。师问其僧：大慈别有甚么言句？僧云：有时示众云：说得一丈，不如行取一尺；说得一尺，不如行取一寸。师云：我不恁么道。僧云：和尚作么生？师云：说取行不得底，行取说不得底。

师因云岩讳日营斋，僧问：和尚于云岩处得何指示？师曰：虽在彼中，不蒙指示。曰：既不蒙指示，又用设斋作甚么？师曰：争敢违背他！曰：和尚初见南泉，为甚么却与云岩设斋？师曰：我不重先师道德佛法，只重他不为我说破。曰：和尚为先师设斋，还肯先师也无？师曰：半肯半不肯。曰：为甚么不全肯？师曰：若全肯，即孤负先师也。

问：寒暑到来，如何回避？师曰：何不向无寒暑处去？曰：如何是无寒暑处。师曰：寒时寒杀阇黎，热时热杀阇黎。

师与泰首座冬节吃果子次，乃问：有一物上拄天，下拄地，黑似漆，常在动用中。动用中收不得，且道过在甚么处？泰曰：过在动用中。师唤侍者，掇退果桌。

雪峰搬柴次，乃于师面前抛下一束。师曰：重多少？峰曰：尽大地人提不起。师曰：争得到这里？峰无语。

上堂：有一人在千人万人中，不背一人，不向一人，你道此人具何面目？云居出曰：某甲参堂去。

问：时时勤拂拭，为甚么不得他衣钵？未审甚么人合得？师曰：不入门者。曰：只如不入门者，还得也无？师曰：虽然如此，不得不与他。却又曰：直道本来无一物，犹未合得他衣钵，汝道甚么人合得？这里合下得一转语，且道下得甚么语？时有一僧，下九十六转语，并不契，末后一转，始惬师意。师曰：阇黎何不早恁么道？别有一僧密听，只不闻末后一转，遂请益其僧。僧不肯说，如是三年相从，终不为举。一日因疾，其僧曰：某三年请举前话，不蒙慈悲，善取不得，恶取去。遂持刀白曰：若不为某举，即杀上座去也。其僧悚然，曰：阇黎且待，我为你举。乃曰：直饶将来亦无处著。其僧礼谢。

师行脚时，会一官人，曰：三祖信心铭，弟子拟注。师曰：才有是非，纷然失心。作么生注？

示颂曰：圣主由来法帝尧，御人以礼曲龙腰。有时闹市头边过，到处文明贺圣朝。净洗浓妆为阿谁？子规声里劝人归。百花落尽啼无尽，更向乱峰深处啼。枯木花开劫外春，倒骑玉象趁麒麟。而今高隐千峰外，月皎风清好日辰。众生诸佛不相侵，山自高兮水自深。万别千差明底事。鹧鸪啼处百花新。头角才生已不堪，拟心求佛好羞惭。迢迢空劫无人识，肯向南询五十三。

上堂：道无心合人，人无心合道。欲识个中意，一老一不老。

问僧：世间何物最苦？曰：地狱最苦。师曰：不然，在此衣线下，不明大事，是名最苦。

问僧：名甚么？曰：某甲。师曰：阿哪个是阇黎主人公？曰：现只对和尚即是。师曰：苦哉！苦哉！今时人例皆如此，只认得驴前马后底将为自己。佛法平沉，此之是也。宾中主尚未分，如何辨得主中主？僧便问：如何是主中主？师曰：阇黎自道取。曰：某甲道得，即是宾中主。如何是主中主？师曰：恁么道即易，相续也大难。遂示颂曰：嗟见今时学道流，千千万万认门头。恰似入京朝圣主，只到潼关便即休。

师不安，令沙弥传语云居，乃嘱曰：他或问和尚安乐否，但道云岩路相次绝也。汝下此语须远立，恐他打汝。沙弥领旨去，传语声未绝，早被云居打一棒，沙弥无语。

师举：盐官法会有一僧，知有佛法，身为知事，未得修行，大限将至，见鬼使来取僧。僧云：某甲身为主事，未得修行，且乞七日，得不？鬼使云：待某甲去白王。王若许，得七日后方始来。若不许，须臾便到。鬼使七日后方来，觅僧不得。有人问：他若来时，如何只对他？师曰：被他觅得也。

师又劝学徒曰：

天地之内，宇宙之间，中有一宝，秘在形山。

识物灵照，内外空然，寂寞难见，其位玄玄。

但向己求，莫从他借，借亦不得，舍亦不堪。

总是他心，不如自性，性如清净，即是法身。

草木之生，见解如此。

住止必须择伴，时时闻于未闻。

远行要假良朋，数数清于耳目。

故云：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朋友。

亲于善者，如雾里行，虽不湿衣，时时有润。

蓬生麻竹，不扶自直；白砂在泥，与之俱黑。

一日为师，终世为天；一日为主，终身为父。

师示颂曰：学者恒沙无一悟，过在寻他舌头路。欲得忘形泯踪迹，努力殷勤空里步。乃命剃发、澡身、披衣，声钟辞众，俨然坐化。时大众号恸，移晷不止。师忽开目谓众曰：出家人心不附物，是真修行。劳生惜死，哀悲何益？复令主事办愚痴斋，众犹慕恋不已。延七日，食具方备，师亦随众斋毕。乃曰：僧家无事，大率临行之际，勿须喧动。遂归丈室，端坐长往。

当咸通十年三月，寿六十三，腊四十二，谥悟本禅师，塔曰慧觉。

沩山灵祐禅师

《灯录》：

师福州长谿人也，姓赵氏。年十五辞亲出家，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师剃发，于杭州龙兴寺受戒，究大小乘经律。二十三游江西参百丈大智禅师。百丈一见，许之入室，遂居参学之首。一日侍立，百丈问：谁？师曰：灵祐。百丈云：汝拨炉中有火否？师拨云：无火。百丈躬起深拨得少火，举以示之云：此不是火？师发悟礼谢，陈其所解。百丈曰：此乃暂时岐路耳。经云：欲见佛性，当观时节因缘。时节既至，如迷忽悟，如忘忽忆，方省己物，不从他得。故祖师云：悟了同未悟，无心得无法。只是无虚妄凡圣等心，本来心法，元自备足。汝今既尔，善自护持。

次日，同百丈入山作务，丈曰：将得火来么？师曰：将得来。丈曰：在甚处？师乃拈一枝柴吹两吹，度与百丈。丈曰：如虫御木。

时司马头陀自湖南来，谓百丈曰：顷在湖南寻得一山，名大沩，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识所居之处。百丈谓之曰：老僧欲往沩山可乎？对云：沩山奇绝，可聚千五百众，然非和尚所住。百丈云：何也？对云：和尚是骨人，彼是肉山。设居之，徒不盈千。百丈云：吾众中莫有人住得否？对云：待历观之。时华林觉为第一座，百丈乃令侍者唤第一坐来问云：此人如何？头陀令謦欬一声，行数步。对云：此人不可。又令唤师。师时为典坐，头陀一见乃曰：此正是沩山主也。百丈是夜召师入室，嘱云：吾化缘在此，沩山胜境，汝当居之，嗣续吾宗，广度后学。时华林闻之曰：某甲忝居上首，祐公何得住持？百丈云：若能对众下得一语出格，当与住持。即指净瓶问云：不得唤作净瓶，汝唤作什么？华林云：不可唤作木突也？百丈不肯，乃问师，师蹋倒净瓶，百丈笑云：第一坐输却山子也。遂遣师往沩山。

是山峭绝，敻无人烟。师猿猱为伍，橡栗充食。经于五七载，绝无来者，师自念言：我本住持，为利益于人，既绝往还，自善何济？即舍菴而欲他往，行至山口，见蛇虎狼豹交横在路。师云：汝等诸兽，不用拦吾行路。吾若于此山有缘，汝等各自散去；吾若无缘，汝等不用动，吾从路过，一任汝吃。言讫，虫虎四散而去，师乃回菴。未及一载，长庆大安上座同数僧从百丈来，辅佐于师。安云：某甲与和尚作典座，待僧至五百众，乃解务。自后山下居民，稍稍知之，率众共营梵宇。连帅李景让奏号同庆寺，相国裴公休，尝咨玄奥。由是，天下禅学辐辏焉，有得法上首仰山寂禅师，故世称沩仰宗。

上堂：夫道人之心，质直无伪，无背无面，无诈妄心。一切时中，视听寻常，更无委曲，亦不闭眼塞耳，但情不附物即得。从上诸圣，只说浊边过患，若无如许多恶觉、情见、想习之事，譬如秋水澄渟，清净无为，澹泊无碍，唤他作道人，亦名无事人。时有僧问：顿悟之人更有修否？师曰：若真悟得本，他自知时，修与不修是两头语。如今初心虽从缘得，一念顿悟自理，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，须教渠净除现业流识，即是修也。不可别有法教渠修行趣向。从闻入理，闻理深妙，心自圆明，不居惑地。纵有百千妙义，抑扬当时，此乃得坐披衣，自解作活计始得。以要言之，则实际理地，不受一尘；万行门中，不舍一法。若也单刀直入，则凡圣情尽，体露真常，理事不二，即如如佛。

师问仰山：涅槃经四十卷，多少是佛说，多少是魔说？仰曰：总是魔说。师曰：以后无人奈子何！

仰曰：慧寂即一期之事，行履在甚么处？师曰：只贵子眼正，不说子行履。

仰山蹋衣次，提起问师曰：正恁么时，和尚作么生？师曰：正恁么时，我这里无作么生？仰曰：和尚有身而无用。师良久，却拈起问曰：汝正恁么时，作么生？仰曰：正恁么时，和尚还见伊否？师曰：汝有用而无身。

师后忽问仰山：汝春间有话未圆，今试道看。仰曰：正恁么时，切忌勃诉。师曰：停囚长智。

师一日唤院主，主便来。师曰：我唤院主，汝来作甚么？主无对。又令侍者唤第一座，座便至。师曰：我唤第一座，汝来作甚么？座亦无对。

师问云岩：闻汝久在药山，是否？岩曰：是。师曰：如何是药山大人相？岩曰：涅槃后有。师曰：如何是涅槃后有？岩曰：水洒不著。岩却问师：百丈大人相如何？师曰：巍巍堂堂，炜炜煌煌。声前非声，色后非色。蚊子上铁牛，无汝下觜处。

师过净瓶与仰山，山拟接，师却缩手曰：是甚么？仰曰：和尚还见个甚么？师曰：若恁么，何用更就吾觅？仰曰：虽然如此，仁义道中与和尚提瓶挈水，亦是本分事。师乃过净瓶与仰山。

师与仰山行次，指柏树子问曰：前面是甚么？仰曰：柏树子。师却问耘田翁，翁亦曰：柏树子。师曰：这耘田翁向后亦有五百众。

师问仰山：天寒人寒？仰曰：大家在这里。师曰：何不直说？仰曰：适来也不曲，和尚如何？师曰：直须随流。

上堂：仲冬严寒年年事，晷运推移事若何？仰山进前，叉手而立。师曰：我情知汝答这话不得！香严曰：某甲偏答得这话。师蹑前问，严亦进前，叉手而立。师曰：赖遇寂子不会。

师一日见刘铁磨来，师曰：老牸牛，汝来也。磨曰：来日台山大会斋，和尚还去么？师乃放身作卧势，磨便出去。

有僧来礼拜，师作起势。僧曰：请和尚不用起。师曰：老僧未曾坐。僧曰：某甲未曾礼。师曰：何故无礼？僧无对。

僧问：如何是道？师曰：无心是道。曰：某甲不会。师曰：会取不会底好！曰：如何是不会底？师曰：只汝是，不是别人。复曰：今时人但直下体取不会底，正是汝心，正是汝佛。若向外得一知一解，将为禅道，且没交涉。名运粪入，不名运粪出，污汝心田。所以道不是道。

师谓仰山曰：汝须独自回光返照，别人不知汝解处。汝试将实解献老僧看。仰曰：若教某甲自看，到这里无圆位，亦无一物一解得献和尚。师云：无圆位处原是汝作解处，未离心境在。仰曰：既无圆位，何处有法？把何物作境？师曰：适来是汝作与么解是否？仰曰：是。师云：若恁么，是具足心境法，未脱我所心在，元来有解献我。许汝信位显，人位隐在。

石霜会下有二禅客到，云：此间无一人会禅。后普请般柴，仰山见二禅客歇，将一橛柴问曰：还道得么？俱无对。仰曰：莫道无人会禅好！仰归举似师曰：今日二禅客，被慧寂勘破。师曰：甚么处被子勘破？仰举前话。师曰：寂子又被吾勘破。

师睡次，仰山问讯，师便回面向壁。仰曰：和尚何得如此！师起曰：我适来得一梦，你试为我原看。仰取一盆水，与师洗面。少顷，香严亦来问讯。师曰：我适来得一梦，寂子为我原了，汝更与我原看。严乃点一碗茶来。师曰：二子见解，过于鹙子。

师因泥壁次，李军容来，具公裳，直至师背后，端笏而立。师回首见，便侧泥盘作接泥势。李便转笏作进泥势。师便抛下泥盘，同归方丈。

德山行脚时，到沩山。具三衣，上法堂前。东观西观了，便发去。侍者报和尚云：适来新到不参和尚，便发去。师云：我早个相见了也。

云岩到沩山，沩山泥壁次。问：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。树倒藤枯时作么生？云岩无对。举似道吾，道吾便去，到沩山，师便置前问。问未了，道吾便夺云：树倒藤枯时作么生？师不对，便入方丈。

邓隐峰到沩山，便入堂，于上板头解放衣钵。师闻师叔到，先具威仪，下堂内相看。隐峰见来，便作卧势。师便归方丈，隐峰乃去。少间，师问侍者：师叔在否？云已去。师云：去时有甚么语？云无语。师云：莫道无语，其声如雷。

师示众云：行脚高士，直须向声色里睡眠，声色里坐卧始得。

上堂：老僧百年后，向山下作一头水牯牛。左胁下书五字，曰：沩山僧某甲。当恁么时，唤作沩山僧又是水牯牛，唤作水牯牛又是沩山僧。毕竟唤作甚么即得？仰山出礼拜而退。

师敷扬宗教，凡四十余年，达者不可胜数。大中七年正月九日，盥漱敷坐，怡然而寂。寿八十三，腊六十四。塔于本山，谥大圆禅师，塔曰清净。

仰山慧寂禅师

《灯录》：

师讳慧寂，韶州怀化叶氏子，年九岁，于广州和安寺投通禅师出家。十四岁，父母取归，欲与婚媾，师不从，遂断手二指，跪至父母前，誓求正法，以答劬劳，父母乃许。再诣通处，而得披剃。未登具，即游方，初谒耽源，已悟玄旨。后参沩山，遂升堂奥。

耽源谓师云：国师当时传得六代祖师圆相，共九十七个，授与老僧。乃云：吾灭后三十年，南方有一沙弥到来，大兴此教，次第传受，无令断绝。我今付汝，汝当奉持。遂将其本过与师，师接得一览，便将火烧却。耽源一日问：前来诸相，甚宜秘惜。师云：当时看了，便烧却也。耽源云：吾此法门，无人能会，唯先师及诸祖师、诸大圣人，方可委悉，子何得焚之？师云：慧寂一览，已知其意。但用得，不可执本也。耽源云：然虽如此，于子即得，后人信之不及。师云：和尚若要，重录不难。即重集一本呈上，更无遗失。耽源云：然。

耽源上堂，师出众作此圆相，以手拓呈了，却叉手立。耽源以两手相交，作拳示之。师进前三步，作女人拜。耽源点头，师便礼拜。

师浣衲次，耽源云：正恁么时作么生？师云：正恁么时，向甚么处见？后参沩山，沩山问：汝是有主沙弥，无主沙弥？师云：有主。沩山云：主在甚么处？师从西过东立，沩山异之。师问：如何是真佛住处？沩山云：以思无思之妙，返思灵焰之无穷。思尽还源，性相常住，事理不二，真佛如如。师于言下顿悟，自此执侍，前后盘桓十五载。

后参岩头，头举起拂子，师展坐具。岩拈拂子置背后，师将坐具搭肩上而出。岩曰：我不肯汝放，只肯汝收。

扫地次，沩问：尘非扫得，空不自生，如何是尘非扫得？师扫地一下，沩曰：如何是空不自生？师指自身又指沩，沩曰：尘非扫得，空不自生。离此二途，又作么生？师又扫地一下，又指自身并指沩。

一日，第一座举起拂子曰：若人作得道理，即与之。师曰：某甲作得道理，还得否？座曰：但作得道理便得。师乃掣将拂子去。

一日雨下，天性上座谓师曰：好雨！师曰：好在甚么处？性无语。师曰：某甲却道得。性曰：好在甚么处？师指雨，性又无语。师曰：何得大智而默？

师随沩山游山，到磐陀石上坐。师侍立次，忽鸦衔一红柿落在面前。沩拾与师，师接得洗了度与沩。沩曰：子甚处得来？师曰：此是和尚道德所感。沩曰：汝也不得无分。即分半与师。

沩山问师：忽有人问汝，汝作么生祗对？师曰：东寺师叔若在，某甲不致寂寞。沩曰：放汝一个不祗对罪。师曰：生之与杀，只在一言。沩曰：不负汝见，别有人不肯。师曰：阿谁？沩指露柱曰：这个。师曰：道甚么？沩曰：道甚么？师曰：白鼠推迁，银台不变。

师问沩山：大用现前，请师辨白？沩山下座归方丈，师随后入。沩问：子适来问甚么话？师再举，沩曰：还记得吾答语否？师曰：记得。沩曰：你试举看。师便珍重出去。沩曰：错。师回首，曰：闲师弟若来，莫道某甲无语好！

师在沩山前坡牧牛次，见一僧上山，不久便下来。师乃问：上座何不且留山中？僧曰：只为因缘不契。师曰：有何因缘？试举看。曰：和尚问某名甚么，某答归真和尚。曰：归真何在？某甲无对。师曰：上座却回向和尚，道某甲道得也。和尚问作么生道，但曰眼里耳里鼻里。僧回一如所教。沩曰：脱空谩语汉，此是五百人善知识语。

师卧次，梦入弥勒内院，众堂中诸位皆足，惟第二住空，师遂就座。有一尊者白槌曰：今当第二座说法。师起白槌曰：摩诃衍法，离四句，绝百非，谛听！谛听！众皆散去。及觉举似沩，沩曰：子已入圣位。师便礼拜。

沩山示众曰：一切众生皆无佛性。盐官示众曰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盐官有二僧往探问，既到沩山，闻沩山举扬，莫测其涯，若生轻慢。因一日与师言话次，乃劝曰：师兄须是勤学佛法，不得容易！师乃作此相，以手拓呈了，却抛向背后，遂展两手就二僧索，二僧罔措。师曰：吾兄直须勤学佛法，不得容易！便起去。时二僧却回盐官，行三十里，一僧忽然有省，乃曰：当知沩山道，一切众生皆无佛性，信之不错。便回沩山。一僧更前行数里，因过水忽然有省，自叹曰：沩山道，一切众生皆无佛性，灼然有他恁么道。亦回沩山，久依法席。

沩山同师牧牛次，沩曰：此中还有菩萨也无？师曰：有。沩曰：汝见哪个是？试指出看。师曰：和尚疑哪个不是，试指出看？沩便休。

师夏末问讯沩山次，沩曰：子一夏不见上来，在下面作何所务？师曰：某甲在下面，锄得一片畬，下得一箩种。沩曰：子今夏不虚过。师却问：未审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务？沩曰：日中一食，夜后一寝。师曰：和尚今夏亦不虚过。道了乃吐舌。沩曰：寂子何得自伤己命？

上堂：汝等诸人，各自回光返照，莫记吾言。汝无始劫来，背明投暗，妄想根深，卒难顿拔。所以假设方便，夺汝情识。如将黄叶止啼，有甚么是处？亦如人将百种货物，与金宝作一铺货卖，只拟轻重来机，所以道石头是真金铺，我这里是杂货铺。有人来觅鼠粪，我亦拈与他。来觅真金，我亦拈与他。时有僧问：鼠粪即不要，请和尚真金？师曰：啮镞拟开口，驴年亦不会。僧无对。师曰：索唤则有交易，不索唤则无。我若说禅宗，身边要一人相伴亦无，岂况有五百七百众邪？我若东说西说，则争头向前采拾。如将空拳诳小儿，都无实处。我今分明向汝说圣边事，且莫将心凑泊。但向自己性海，如实而修，不要三明六通。何以故？此是圣末边事，如今且要识心达本。但得其本，不愁其末。他时后日，自具去在。若未得本，纵饶将情学他亦不得。汝岂不见沩山和尚云：凡圣情尽，体露真常，事理不二，即如如佛。

问：如何是祖师意？师以手于空，作此相示之。僧无语。师谓第一座曰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恁么时作么生？座曰：正恁么时是某甲放身命处。师曰：何不问老僧？座曰：正恁么时不见有和尚？师曰：扶吾教不起。

师因归沩山省觐，沩问：子既称善知识，争辨得诸方来者？知有不知有，有师承无师承，是义学是玄学？子试说看。师曰：慧寂有验处，但见僧来便竖起拂子，问伊诸方还说这个不说？又曰这个且置，诸方老宿意作么生？沩叹曰：此是从上宗门中牙爪。沩问：大地众生，业识茫茫，无本可据，子作么生知他有之与无？师曰：慧寂有验处。时有一僧从面前过，师召曰：阇黎！僧回首，师曰：和尚，这个便是业识茫茫，无本可据。沩曰：此是师子一滴乳，迸散六斛驴乳。

有梵僧从空而至，师曰：近离甚处？曰：西天。师曰：几时离彼？曰：今早。师曰：何太迟生！曰：游山玩水。师曰：神通游戏则不无，阇黎佛法须还老僧始得。曰：特来东土礼文殊，却遇小释迦。遂出梵书贝多叶，与师作礼，乘空而去。自此号小释迦。

师住东平时，沩山令僧送书并镜与师。师上堂，提起示众曰：且道是沩山镜，东平镜？若道是东平镜，又是沩山送来。若道是沩山镜，又在东平手里。道得则留取，道不得则扑破去也。众无语，师遂扑破，便下座。

师一日在法堂上坐，见一僧从外来，便问讯了，向东边叉手立，以目视师，师乃垂下左足。僧却过西边叉手立，师垂下右足。僧向中间叉手立，师收双足。僧礼拜，师曰：老僧自住此，未曾打著一人。拈拄杖便打，僧便腾空而去。

庞居士问：久向仰山，到来为甚么却覆？师竖起拂子，士曰：恰是。师曰：是仰是覆？士乃打露柱，曰：虽然无人，也要露柱证明。师掷拂子，曰：若到诸方，一任举似。

师问双峰：师弟近日见处如何？曰：据某见处，实无一法可当情。师曰：汝解犹在境。曰：某只如此，师兄又如何？师曰：汝岂不知无一法可当情者？沩山闻曰：寂子一句，疑杀天下人。

师卧次，僧问：法身还解说法也无？师曰：我说不得，别有一人说得。曰：说得底人在甚么处？师推出枕子。沩山闻曰：寂子用剑刃上事。

问：古人道，见色便见心。禅床是色，请和尚离却色，指学人心。师曰：哪个是禅床，指出来看？僧无语。

僧思益问：禅宗顿悟，毕竟入门的意如何？师曰：此意极难，若是祖宗门下，上根上智，一闻千悟，得大总持。其有根微智劣，若不安禅静虑，到这里总须茫然。曰：除此一路，别更有入处否？师曰：有。曰：如何即是？师曰：汝是甚处人？曰：幽州人。师曰：汝还思彼处否？曰：常思。师曰：能思者是心，所思者是境。彼处楼台林苑，人马骈阗，汝反思底还有许多般也无？曰：某甲到这里，总不见有。师曰：汝解犹在心。信位即得，人位未在。曰：除却这个，别更有意也无？师曰：别有别无即不堪也。曰：到这里作么生即是？师曰：据汝所解，只得一玄，得坐披衣，向后自看。礼谢之。

师接机利物，为宗门标准。再迁东平，将顺寂，数僧侍立，师以偈示之曰：年满七十七，无常在今日。日轮正当午，两手攀屈膝。言讫，以两手抱膝而终。阅明年，南塔涌禅师迁灵骨归仰山，塔于集云峰下。

德山宣鉴禅师

灯录：

师依年受具，精究律藏，于性相诸经，贯通旨趣，常讲金刚般若，时谓之周金刚。尝谓同学曰：一毛吞海，海性无亏；纤芥投锋，锋利不动。学与无学，唯我知焉。后闻南方禅席颇盛，师气不平，乃曰：出家儿千劫学佛威仪，万劫学佛细行，不得成佛，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我当搂其窟穴，灭其种类，以报佛恩。遂担青龙疏钞出蜀，至澧阳路上，见一婆子卖饼，因息肩买饼点心，婆指担曰：这个是甚么文字？师曰：青龙疏钞。婆曰：讲何经？师曰：金刚经。婆曰：我有一问，你若答得，施与点心，若答不得，且别处去。金刚经道：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未审上座点哪个心？师无语。遂往龙潭，至法堂曰：久向龙潭，及乎到来，潭又不见，龙又不现。潭引身曰：子亲到龙潭。师无语，遂栖止焉。

一夕侍立次，潭曰：更深，何不下去？师珍重便出，却回曰：外面黑。潭点纸烛度与师，师拟接，潭复吹灭。师于此大悟，便礼拜。潭曰：子见个甚么？师曰：从今向去，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也。

至来日，龙潭升座，谓众曰：可中有个汉，牙如剑树，口似血盆，一棒打不回头。他时向孤峰顶上，立吾道去在！

师将疏钞堆法堂前，举火炬曰：穷诸玄辩，若一毫置于太虚；竭世枢机，似一滴投于巨壑。遂焚之，于是礼辞，直抵沩山，挟复子上法堂，从西过东，从东过西，顾视方丈曰：有么？有么？山坐次，殊不顾眄。师曰：无，无。便出至门首，乃曰：虽然如此，也不得草草。遂具威仪，再入相见，才跨门，提起坐具曰：和尚。山拟取拂子，师便喝，拂袖而出。沩山至晚问首座：今日新到在否？座曰：当时背却法堂，着草鞋出去也。山曰：此子以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，呵佛骂祖去在。

师住澧阳三十年，属唐武宗废教，避难于独浮山之石室。

大中初，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，号古德禅院。将访求哲匠住持，聆师道行，屡请不下山。廷望乃设诡计，遣吏以茶盐诬之，言犯禁法，取师入州瞻礼，坚请居之，大阐宗风。

上堂：若也于己无事，则勿妄求。妄求而得，亦非得也。汝但无事于心，无心于事，则虚而灵，空而妙。若毛端许言之本末者，皆为自欺。何故？毫厘系念，三涂业因。瞥尔情生，万劫羁锁。圣名凡号，尽是虚声。殊相劣形，皆为幻色。汝欲求之，得无累乎？及其厌之，又成大患，终而无益。

上堂：及尽知也，直得三世诸佛口挂壁上，犹有一人呵呵大笑。若识此人，参学事毕。

龙牙问：学人仗镆铘剑拟取师头时如何？师曰：汝怎么生下手？牙曰：与么师头则落地。师呵呵大笑。牙后到洞山，举前话，山曰：德山道什么？牙曰：德山无语。洞曰：莫道无语，且将德山落的头呈似老僧看。牙方省，便忏谢。有僧举似师，师曰：洞山老人不识好恶，这汉死来多少时，救得有甚么用处？

僧问：如何是菩提？师打曰：出去！莫向这里屙。问：如何是佛？师曰：佛是西天老比丘。

雪峰问：从上宗乘，学人还有分也无？师打一棒曰：道甚么？曰：不会。至明日请益，师曰：我宗无语句，实无一法与人。峰因此有省。岩头闻之曰：德山老人一条脊梁骨硬似铁，拗不折。虽然如此，于唱教门中，犹较些子。

师示众云：道得也三十棒，道不得也三十棒。临济闻得，谓洛浦曰：汝去问他，道得为什么也三十棒？待伊打汝，接住棒送一送，看伊作么生？浦如教而问，师便打。浦接住送一送，师便归方丈。浦回举似临济，济曰：我从来疑着这汉。虽然如是，你还识德山么？浦拟议，济便打。

上堂：问即有过，不问犹乖。有僧出礼拜，师便打。僧曰：某甲始礼拜，为什么便打？师曰：待汝开口，堪作甚么？师令侍者唤义存，存上来，师曰：我自唤义存，汝又来作什么？存无对。

师复告众曰：扪空追响，劳汝心神。梦觉觉非，竟有何事？言讫，安坐而化。

瓦官为侍者，一日同入山斫木。师将一碗水与瓦官，瓦官接得便吃却。师曰：会么？官曰：不会。师又将一碗水与官，官又接吃却。师曰：会么？官曰：不会。师曰：何不成褫不会的？官曰：不会又成褫个什么？师曰：子大似个铁橛。后雪峰访瓦官，茶话次，问：当时在德山斫木因缘作么生？瓦官曰：先师当时肯我。峰曰：和尚离师太早。时面前偶有一碗水，峰曰：将水来。官便度与，峰接得便泼却。

示众云：诸子从朝至暮，有甚么事？莫要逞驴唇马嘴。问德山老汉么？我且不怕你。未审诸子有何疑虑？近来末法时代，多有鬼神，群队傍家走，言我是禅师。未审学得多少禅道？说似老汉来。你诸方老秃奴，教汝修行作佛，傍家走，成得几个佛也？你若无可学，又走作甚么？若有学者，你将取学得底来，呈似老汉看。一句不相当，须吃痛棒始得。

你被他诸方老秃奴魔魅著，便道我是修行人，打硬作模作样，恰似得道底人面孔。莫取次用心，万劫千生，轮回三界，皆为有心。何以故？心生则种种法生。若能一念不生，则永脱生死，不被生死缠缚。要行即行，要坐即坐，更有甚么事？

仁者，我见你诸人到处发心，向老秃奴会下学佛法荷负，不惜身命，皆被钉却诸子眼睛，断诸子命根，三二百个淫女相似，道我主化，建立法幢，为后人开眼目，自救得么？仁者，如此说修行，你岂不闻道，老胡经三大阿僧祇劫修行，即今何在？八十年后死去，与你何别？诸子莫狂，劝你不如休歇去，无事去。你瞥起一念心，便是魔家眷属，破戒俗人。你见德山出世，十个五个，总拟聚头来难问，待教结舌无言，你是偻儸儿，今何不出来？破布袋里盛锥子，不出头，是好手。

我要问你实底，莫错仁者，波波地傍家走，道我解禅解道，点胸点肋，称杨称郑，到这里须尽吐却，始得无事。你但外不著声色，内无能所知解，体无凡圣，更学甚么？设学得百千妙义，只是个吃疮疣鬼，总是精魅。我这个虚空，道有且不是有，道无且不是无。言凡不凡，言圣不圣。一切处安著他不得，与你万法为师，这个老汉，不敢谤他。所以老胡吐出许多方便涕唾，教你无事去，莫向外求，你更不肯。欲得采集殊胜言句，蕴在胸襟，巧说言辞，以舌头取办，高著布裙，贵图人知，道我是禅师，要出头处。若作如此见解，打那鬼骨臀，入拔舌地狱有日在。

到处觅人，道我是祖师门下客，却被他问著本分事，口似木橛。便却与他说菩提涅槃真如解脱，广引三藏言教，是禅是道，诳他闾阎，有甚么交涉？谤我先祖！德山老汉见处即不然，这里佛也无，法也无，达磨是老臊胡，十地菩萨是担粪汉，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，菩提涅槃是系驴橛，十二分教是鬼神簿、拭疮脓纸，四果三贤、初心十地，是守古墓鬼，自救得也无。佛是老胡矢橛，仁者莫错，身被疮疣衣，学甚么事？饱吃饭了，说真如涅槃，皮下还有血么？须是个丈夫始得。汝莫爱圣，圣是空名，向三界十方世间，若有一尘一法可得，与你执取生解、保任贵重者，尽落天魔外道，是有学得底，亦是依草附木精魅野狐。

诸子，老汉此间，无一法与你诸人作解会，自己亦不会禅。老汉亦不是善知识，百无所解，只是屙矢放尿，乞食乞衣，更有甚么事？德山老汉劝你，不如本分去，早休歇去，莫学颠狂，每人担个死尸，浩浩地去，到处向老秃奴口里，爱他涕唾吃，便道我是入三界，修蕴积行，长养圣胎，愿成佛果。如斯等辈，德山老汉见之，似毒箭入心，花针乱眼，辜负先祖，带累我宗。图他道我是出家儿，如此消他十方施主水，也消不得。莫算道，敢向他国王地上行，父母不供甘旨，岂为无事？莫错用心，阎罗王征你草鞋钱有日在。穿你鼻孔缆著橛上，偿他宿债。

莫言老汉不道，是你诸人大似有福，遇著德山出世，与你解去绳索，脱却笼头，卸却背驮，作个好人去。三界六道收摄你不得，更无别法，是个烜赫虚空，无碍自在，不是你庄严得底物。从佛从祖，皆传此法，而得出离。一大藏教，只是整理你今时人。诸子，莫向别处求觅，乃至达磨小碧眼胡僧到此来，也只是教你无事去。教你莫造作，著衣吃饭，屙矢送尿，更无生死可怖，亦无涅槃可得，无菩提可证，只是寻常一个无事人。

第一莫拱手作禅师，觅个出头处，巧言语魔魅后生，欲得人唤作长老，自己分上都没交涉。徒知心识浩浩地，日夜捏怪不休，称杨称郑，我是江西马大师宗徒。德山老汉且不是你群队人，我见石头和尚，不识好恶，老汉所以骂伊。诸子，你但莫著声色、名言、句义、境致、机关道理、善恶凡圣、取舍攀缘、染净明暗、有无诸念，可中与么得，方是个无事人。佛亦不如你，祖亦不如你，仁者，莫走蹋汝脚板阔去。别无禅道可学，若有学得者，即是二头三首外道见解，亦无神通变现可得。汝道神通是圣，诸天龙神五通神仙外道修罗，亦有神通，应可是佛也？孤峰独宿，一食卯斋，长坐不卧，六时礼念，疑他生死。老胡有言：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若言入定、凝神静虑得者，尼乾子等诸外道师，亦入得八万劫大定，莫是佛否？明知邪见精魅。

仁者，老胡不是圣，佛是老胡矢橛，且要仁者辨取好恶，莫著人我，免被诸圣橛、菩提橛、解脱殊胜、名言妙义没溺，系缚汝。何以故？一念妄心不尽，即是生死相续。仁者，时不待人，莫因循过日。时光可惜，老汉不图你田舍奴荷负。若肯即信取，若不肯，每人有个矢钵担取去。老汉亦不求你，诸方大有老秃奴，取一方处所，说禅说道。你急去学取抄取，我此间终无一法与你诸人。

仁者，问取学取，以为知解，老汉不能，入拔舌地狱。若有一尘一法示诸人说，言有佛有法，有三界可出者，皆是野狐精魅。诸仁者，欲识得么？只是个虚空，尚无纤尘可得，处处清净，光明洞达，表里莹彻，无事无依，无栖泊处，有甚么事？老汉从生至死，只是个老比丘。虽在三界生，而无垢染。欲得出离，何处去？设有去处，亦是笼槛，魔得其便。仁者，莫用身心，无可得，只要一切时中，莫用他声色，应是从前行履处，一时放却，顿脱羁锁，永离盖缠。一念不生，即前后际断，无思无念，无一法可当情。

仁者，作么生拟下口嘴？你多知解，还曾识渠面孔么？出家儿，乃至十地满心菩萨，觅他踪迹不著。所以诸天欢喜，地神捧足，十方诸佛赞叹，魔王啼哭。何以故？缘此虚空活泼泼地，无根株，无住处。若到这里，眼光定动，即没交涉。仁者，莫求佛，佛是大杀人贼，赚多少人入淫魔坑。莫求文殊普贤，是田舍奴，可惜许堂堂一个丈夫儿，吃他毒药便了，拟作禅师面孔。见神见鬼，向后狂乱傍家走，觅师婆打瓦卜去，被无知老秃奴，便即与卜道，教你礼祖师鬼佛鬼，菩提涅槃鬼，是小淫女子。不会，便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这老秃奴，便打禅床作境致，竖拂子云：好晴好雨好灯笼。巧述言词，强生节目，言有玄路，鸟道展手。若取如是说，如将宝器，贮于不净。如将人粪，作栴檀香。

仁者，彼既丈夫，我亦尔，怯弱于谁？竟日就他诸方老秃奴口嘴，接他涕唾吃了，无惭无愧，苦哉苦哉，狂却子去。因果分明，水牯牛牵犁拽耙，眼睛突出，气力不登，大棒打你脊，却佛衣食，道我修行了也。若不明大理，饶你去佛肚里过来，只是个能行底矢橛，不曾遇著好人。便即认得六根门头光影，向口里说取露布，是隐言妙句，光彩尖新，争奈你自家无分。仁者，是别人涕唾！更有一辈，三三两两，聚头商量，甚么处无事好？经冬过夏，快说禅道，有知解，会义理。仁者，总作如此见解，觅便宜，岂有如此道理？入地狱有日在。莫道不向诸子说，到处菜不择一茎，柴不搬一束，一朝福尽，只是吃草去，虚消信施，滥称参学，更作禅师模样，无益于人。自己分上，十二时中行履处，心常附物。见人只欲妖媚掉尾子，指东话西，眼里口边，果然不见。只欲将相似语，勘当解处。老汉与你诸人何别？郎君子莫取一期眼，下口快吃他毒药了。似贪淫女人，不持斋戒。瞎秃奴，群羊僧，颠却他人入地狱。

仁者，莫取次看册子，寻句义，觅胜负，一递一口，何时休歇。老汉相劝，不是恶事，切须自带眼目，辨取清浊，是佛语，是魔语？莫受人惑。所以殊胜名言，皆是老胡一期方便施教，切须休歇去。莫倚一物，领他言语作解会，拣择亲疏，浮虚诈伪，记他闲言长语，皆是比量。

仁者，老汉只恐诸子堕坑落堑，作薄福业，事褫唇嘴，得少为足，向静处立，不肯进前，自惑诸境，乱走他人，由巡万法。盖为不信虚空本来无事，增减他不得。你诸人好似老鸦身在虚空，心在粪堆上，只觅死物吃。

诸子！莫道德山老汉不曾入丛林商量，高声骂取，无人情，不怕业，只为诸子不守分，驰骋四方，傍他门户，恰似女姑鬼，传言送语，依事作解，心迹不忘，自犹不立，常负死尸，担枷带锁。五百一千里，来到德山面前，八字立地，如欠伊禅道相似。和尚须为或说，指示我老汉全体作用，大棒铠遮田舍奴，骂贼矢孔面，不识好恶，到我这里，恰似遇澧州人，煮鱼羹烂臛一顿，且图你放下重担，去却枷锁，作个好人去！还肯么？若肯即住，不肯一任脱去，珍重！

药山惟俨禅师

灯录：

澧州药山惟俨禅师，绛州韩氏子。年十七，依潮阳西山慧照禅师出家，纳戒于衡岳希操律师。博通经论，严持戒律。一日自叹曰：大丈夫当离法自净，谁能屑屑事细行于布巾邪？首造石头之室，便问：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，尝闻南方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实未明了，伏望和尚慈悲指示。头曰：恁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，恁么不恁么总不得。子作么生？师罔措。头曰：子因缘不在此，且往马大师处去。师禀命恭礼马祖，仍伸前问。祖曰：我有时教伊扬眉瞬目，有时不教伊扬眉瞬目，有时扬眉瞬目者是，有时扬眉瞬目者不是。子作么生？师于言下契悟，便礼拜。祖曰：你见甚么道理便礼拜？师曰：某甲在石头处，如蚊子上铁牛。祖曰：汝既如是，善自护持。侍奉三年。

一日，祖问：子近日见处作么生？师曰：皮肤脱落尽，唯有一真实。祖曰：子之所得，可谓协于心体，布于四肢。既然如是，将三条篾束取肚皮，随处住山去。师曰：某甲又是何人，敢言住山？祖曰：不然！未有常行而不住，未有常住而不行。欲益无所益，欲为无所为。宜作舟航，无久住此。师乃辞祖返石头。

一日在石上坐次，石头问曰：汝在这里作么？曰：一物不为。头曰：恁么即闲坐也。曰：若闲坐即为也。头曰：汝道不为，不为个甚么？曰：千圣亦不识。头以偈赞曰：从来共住不知名，任运相将只么行。自古上贤犹不识，造次凡流岂可明？后石头垂语曰：言语动用没交涉。师曰：非言语动用亦没交涉。头曰：我这里针劄不入。师曰：我这里如石上栽华。头然之。

后居澧州药山，海众云会。

问：如何得不被诸境惑？师曰：听他何碍汝？曰：不会。师曰：何境惑汝？

师久不升堂，院主白曰：大众久思和尚示诲。师曰：打钟著！众才集，师便下座，归方丈。院主随后问曰：和尚既许为大众说话，为甚么一言不措？师曰：经有经师，论有论师，争怪得老僧？

问：如何是涅槃？师曰：汝未开口时唤作甚么？

问僧：甚处来？曰：湖南来。师曰：洞庭湖水满也未？曰：未。师曰：许多时雨水，为甚么未满？僧无语。

上堂：祖师只教保护，若贪嗔痴起来，切须防禁，莫教掁触。是你欲知枯木石头，却须担荷，实无枝叶可得。虽然如此，更宜自看，不得绝言语。我今为你说这个语，显无语底，他那个本来无耳目等貌。

问：学人有疑，请师决。师曰：待上堂时来，与阇黎决疑。至晚，上堂众集。师曰：今日请决疑上座在甚么处？其僧出众而立。师下禅床，把住曰：大众！这僧有疑。便与一推，却归方丈。

师问饭头：汝在此多少时也？曰：三年。师曰：我总不识汝。饭头罔测，发愤而去。

问：已事未明，乞和尚指示。师良久曰：吾今为汝道一句亦不难，只宜汝于言下便见去，犹较些子。若更入思量，却成吾罪过。不如且各合口，免相累及。

大众夜参，不点灯。师垂语曰：我有一句子，待特牛生儿，即向你道。有僧曰：特牛生儿，也只是和尚不道。师曰：侍者把灯来！其僧抽身入众。

问：达磨未来时，此土还有祖师意否？师曰：有。曰：既有，祖师又来作甚么？师曰：只为有，所以来。

看经次，僧问：和尚寻常不许人看经，为甚么却自看？师曰：我只图遮眼。曰：某甲学和尚还得也无？师曰：汝若看，牛皮也须穿。

师一夜登山经行，忽云开见月，大啸一声，应澧阳东九十里许，居民尽谓东家，明晨迭相推问，直至药山。徒众曰：昨夜和尚山顶大啸。李赠诗曰：选得幽居惬野情，终年无送亦无迎。有时直上孤峰顶，月下披云啸一声。

太和八年十一月六日临顺世，叫曰：法堂倒！法堂倒！众皆持拄撑之。师举手曰：子不会我意。乃告寂。塔于院东隅。

李翱相公来见和尚，和尚看经次，殊不采顾。相公不肯礼拜，乃发轻言：见面不如千里闻名。师召相公，相公应诺。师曰：何得贵耳而贱目乎？相公便礼拜。起来，申问：如何是道？师指天又指地曰：云在青天水在瓶。相公礼拜。

相公别问：如何是戒定慧？师曰：贫道这里无这个闲家具。

玄沙师备禅师

《禅林僧宝传》：

禅师名师备，福州闽县谢氏子。少渔于南台江上，及壮，忽弃舟，从芙蓉山灵训禅师断发，诣南昌开元道玄律师所，受具足戒。芒鞋布衲，食才接气，宴坐终日，众异之。兄视雪峰，而师承之。雪峰呼为头陀，每见之曰：再来人也，何不遍参去？对曰：达磨不来东土，二祖不往西天。雪峰然之。

备结屋玄沙，众相寻而至，遂成丛林。说法与契经冥合，诸方有未明要义，皆从决之。备曰：佛道闲旷，无有涂程。无门为解脱之门，无见作道人之见。不在三际，岂有升沉？建立乖真，不属造作。动即涉尘劳之境，静则沉昏醉之乡。动静双泯，即落空亡。动静双收，即漫汗佛性。必须对其尘境，如枯木寒灰。但临时应用，不失其宜。如镜照像，不乱光辉。如鸟飞空，不杂空色。所以十方无影像，三界绝行踪。不堕往来机，不住中间相。钟中无鼓响，鼓中无钟声。钟鼓不交参，句句无前后。如壮士展臂，不借他力。如师子游行，岂求伴侣。九霄绝翳，何用穿通。一段光明，未曾昏昧。到这里，体寂寂、常皎皎、赤赫焰、无边表，圆觉空中不动摇，吞烁乾坤迥然照。出世者，元无出入。盖名相无体，道本如如，法尔天真，不因修证，只要虚闲。不昧作用，不涉尘泥。若纤毫不尽，即落魔界。且句前句后，是学人难处。所以云：一句当机，八万法门，生死路绝。直似秋潭月影，静夜钟声，随扣击以无亏，触波澜而不散，犹是生死岸头事。道人行处，如火销冰。箭既离弦，无反回势。所以牢笼不肯住，呼唤不迥头，古圣不安排，至今无处所。步步登玄，不属邪正。识不能识，智不能知。动便失宗，觉即迷旨。二乘胆战，十地魂惊。语路处绝，心行处灭。直得释迦掩室于摩竭，净名杜口于毗耶。须菩提唱无说而显道，释梵绝视听而雨花。与么，现行无疑，此外更疑何事。勿栖泊处，离去来今。限约不得，寻思路绝。不因庄严，本来清净。动用语笑，随处明了，更无少欠。时人不悟，妄自涉尘，处处染著，头头系绊。纵悟则尘境纷纷，名相不实，更拟凝心敛念，摄事归空。随有念起，旋旋破除。细想才生，即便遏捺。如此见解，即是落空亡底外道、魂不散底死人。冥冥寞寞，无觉无知。塞耳偷铃，徒自欺诳。我这里则不然也，更不隈门旁户，分明句句现前。不属商量，不涉文字。权名出家儿，毕竟无踪迹。真如凡圣，地狱天堂，皆是疗狂子之方，都无实事。虚空尚无改变，大道岂有升沉？悟则纵横不离本际。到这里，凡圣也无立处。若向句中作意，则没溺汝。学人若向外驰求，又属魔王眷属。如如不动，没可安排。恰似焰炉，不藏蚊蚋。本来平坦，何用铲除？动转施为，是真解脱。纤毫不受，措意便差。借使千圣出头来，也安排他一字不得。

又曰：仁者，如今事不获已，教我抑下多少威光，苦口相劝，百千方便道，如此如彼，共相知闻，尽成颠倒知见。将此喉咽唇吻，只成得个野狐精业谩汝，我还肯么。只如今有过无过，唯我自知，汝又争得会？若是恁么人出头来，甘伏呵责。夫为人师匠，大不容易，须是善知识始得。我如今恁么道，方便助汝，犹尚不能觏得，可中浑举宗乘，是汝向什么处措手？还会么？四十九年是方便。只如灵山会上，有百千众，唯有迦叶一人亲闻，余皆不闻。汝道闻底事作么生？不可道，如来无说说，迦叶不闻闻，便当得否？不可是汝修因成果，福智庄严底事。知么？且道：吾有正法眼藏，付嘱大迦叶，我道犹如话月。曹溪竖拂，还同指月。所以道，大唐国内宗乘，未有一人举唱。设有一人举唱，尽大地人失却性命。无孔铁锤相似，一时亡锋结舌去。汝诸人赖我不惜身命，共汝颠倒知见，随汝狂意，方有申问处。我若不共汝与么知闻去，汝向什么处得见我？会么？大难！大难！

备疾大法难举，罕遇上根，学者依语生解，随照失宗。乃示纲宗三句曰：

第一句：且自承当，现成具足。尽十方世界，更无他故。只是仁者，更教谁见谁闻？都来是汝心王所为，全成不动智，只欠自承当，涣作开方便门，使汝信有一分真常流注，亘古亘今，未有不是，未有不非者。然此句，只成平等法。何以故？但是以言遣言，以理逐理。平常性相，接物利生耳。且于宗旨，犹是明前不明后，号为一味平实，分证法身之量，未有出格之句。死在句下，未有自由分。若知出格量，不被心魔所使，入到手中，便转换落落地。言通大道，不堕平怀之见。是谓第一句纲宗也。

第二句：迥因就果，不著平常一如之理，方便唤作转位投机，生杀自在，纵夺随宜。出生入死，广利一切。迥脱色欲，爱见之境。方便唤作顿超三界之佛性。此名二理双明，二义齐照。不被二边之所动，妙用现前。是谓第二句纲宗也。

第三句：知有大智，性相之本。通其过量之见，明阴洞阳，廓周沙界，一真体性，大用现前，应化无方。全用全不用，全生全不生。方便唤作慈定之门。是谓第三句纲宗也。

因见亡僧，谓众曰：亡僧面前，正是触目菩提，万里神光顶后相。学者多溟涬其语。

梁开平二年戊辰十二月二十七日，示疾而化。阅世七十有四，坐四十四夏。备状短小，然精神可掬，与闽帅王审知，为内外护。审知尽礼，延至安国禅院。众盈七百，石头之宗，至是遂中兴之，有得法上首罗汉琛禅师。

罗汉桂琛禅师

《禅林僧宝传》：

禅师名桂琛，生李氏，常山人也,幼卓越，绝酒胾。见万寿寺无相律师，即前作礼。无相拊其首曰：若从我乎。乃欣然依随之，父母不逆也。年二十余，即剃发为大僧。

无相使习毗尼，一日为众升堂，宣戒本布萨已，乃曰：持犯但律身而已，非真解脱也。依文作解，岂发圣乎？一众愕然，琛顾笑，为无相作礼辞去，无相不强。

初谒雪峰存公，不大发明。又事玄沙，遂臻其奥。与慧球者齐名，号二大士。琛能秘重大法，痛自韬晦。然丛林指目，以为雪峰法道之所寄也。漳州牧王公，请住城西石山。十余年，迁止罗汉，破垣败箦，人不堪其忧。非忘身为法者，不至。僧问：如何是罗汉一句？曰：我若向汝道，却成两句。又问：以字不成，八字不是，是甚字？琛曰：汝不识此字耶？曰：不识。琛曰：看取其下注脚。

琛尝垂头，颓然坐折木床。见僧来，即举拂子曰：会么？对曰：谢和尚指示学人。琛曰：见我竖起拂子，便道指示学人。汝每日见山见水，可不指示汝耶？又见僧来，举拂子。其僧礼拜称赞。琛曰：见我竖起拂子，便礼拜赞叹。那里扫地，竖起扫帚，为甚不赞叹？

有僧来报，保福迁化也。琛曰：保福迁化，地藏入塔。琛时住地藏，乃石山也。于时学者莫测其旨。琛悯之为作明道偈。其词曰：

　　至道渊旷，勿以言宣。言宣非指，孰云有是。触处皆渠，岂喻真虚。真虚设辨，如镜中现。有无虽彰，在处无伤。无伤无在，何拘何碍。不假功成，将何法尔。法尔不尔，俱为唇齿。若以斯陈，埋没宗旨。宗非意陈，无以见闻。见闻不脱，如水中月。于此不明，翻成剩法。一法有形，翳汝眼睛。眼睛不明，世界峥嵘。我宗奇特，当阳显赫。佛及众生，皆承恩力。不在低头，思量难得。拶破面门，盖覆乾坤。快须荐取，脱却根尘。其如不晓，谩说而今。

　　后唐天成三年戊子秋，琛复至闽城旧止，遍游近城诸刹，乃还示微疾，沐浴安坐而化。阅世六十有二，坐四十二夏。阇维收舍利建塔，有得法上首，清凉益禅师。

云居道膺禅师

《禅林僧宝传》：

禅师名道膺，幽州玉田人也。生于王氏，儿稚中，骨气深稳，言少理多。十岁出家于范阳延寿寺。又十五年，乃成大僧。其师使习毗尼，非其好。弃之游方，至翠微会。有僧自豫章来，夜语及洞上法席。于是一钵南来，造新丰，谒悟本价禅师。

价问：汝名什么。对曰：道膺。价曰：何不向上更道？对曰：向上即不名道膺。价喜，以谓类其初见云岩时只对，容以为入室。

膺深入，留云峰之后，结庵而居。月一来谒价，价呵其未忘情，于道为杂。乃焚其庵，去海昏，登欧阜。欧阜，庐山西北崦，冠世绝境也。就树缚屋而居，号云居。衲子亦追求，而集散处。山间树下，久成苫架。说法其下曰：佛法有什么多事？行得即是。但知心是佛，莫愁佛不解语。欲得如是事，还须如是人。若是如是人，愁个什么？若云如是事即难。自古先德，淳素任真，元来无巧设。

有人问：如何是道？或时答：碌砖木头作么？皆重元来他根本，脚下实有力，即是不思议人，握土成金。若无如是事，饶汝说得簇花簇锦相似，直道我放光动地，世间更无过也。尽说了合杀头，人总不信受。元来自家脚下虚无力。汝等譬如猎狗，但寻得有踪迹底。若遇羚羊挂角时，非但不见踪迹，气息也不识。

僧便问：羚羊挂角时如何？答曰：六六三十六。曰：会么？僧曰：不会。曰：不见道无踪迹。又问：世尊有密语，迦叶不覆藏。如何是世尊密语？膺呼问者名曰：会么？曰：不会。曰：汝若不会，世尊有密语。汝若会，迦叶不覆藏。乃曰：僧家发言吐气，须有来由，莫当等闲。这里是什么所在？争受容易。凡问个事，也须识好恶。若不识尊卑良贱，不知触犯，信口乱道，也无利益。傍家行脚，到处觅相似语。所以寻常向兄弟道，莫怪不相似。恐怕同学多去，第一莫将来。将来不相似言语，也须看他。前头八十老人，出场屋，不是小儿戏，不是因循底事。一言参差，即千里万里，难为收摄。盖为学处容易不著力，敲骨打髓，须有来由。言语如钳如夹，如钩如锁，须教相续不断始得。头头上具，物物上明，岂不是得妙底事。一种学，大须子细研穷。直须谛当，的的无差。到这里，有什么碌跣处？有什么拟议处？向去底人，须常惨悚戢翼，始得。若是知有底人，自解护惜，终不取次。十度发言，九度休去。为什么如此？恐怕无利益。体得底人，心若猎月扇，口边直得醭出。不是强为，任运如此。欲得与么事，须是与么人。既是与么人，不愁恁么事。恁么事即难得。

又曰：汝等直饶学得佛边事，早是错用心了也。不见古人，讲得天花落，石点头，尚不干自已事。自余是什么闲？如今拟将有限身心，向无限中用，有什么交涉？如将方木逗圆孔中，多少聱讹。若无与么事，饶汝说得簇花簇锦，也无用处，未离情识在。若一切事，须向这里及尽，始得无过，方得出身。若有一毫发去不尽，即被尘累，岂况便多。差之毫厘，过犯山岳。不见古人道。学处不玄，尽是流俗。闺合中物，舍不得，俱为渗漏。直须向这里及取去，及去及来，并尽一切事，始得无过。如人头头上了，物物上通，只唤作了事人，终不唤作尊贵。将知尊贵一路自别。便是世间极重极贵物，不得将来向尊贵边。须知不可思议，不当好心。所以古人道：犹如双镜，光光相对。光明相照，更无亏盈。岂不是一般！犹唤作影像边事。如日出时，光照世间，明朗是一半。那一半，唤作什么？如今人未认得光影门头户底粗浅底事，将作屋里事，又争得？又曰：得者不轻微，明者不贱用。识者不咨嗟，解者无厌恶。从天降下，即贫穷。从地涌出，即富贵。门里出身则易，身里出门则难。动则埋身千尺，不动则当处生苗。一言迥脱，独拔当时，语言不要多，多则无用处。

僧问：如何是从天降下，即贫穷？曰：不贵得。又问：如何是从地涌出，即富贵？曰：无中或有。又曰：了无所有，得无所图。言无所是，行无所依，心无所托，及尽，始得无过。在众如无众，无众如在众。在身如无身，处世如无世。岂不是无娆其德，超于万类，脱一切羁锁。千人万人得，尚道不当自已。如今若得，共起初一般。古人曰：体得那边事，却来这边行李。那边有什么事？这边又作么生行李？所以道有也莫将来，无也莫将去。现在底是谁家事？又曰：欲体此事，直似一息不来底人，方与那个人相应。若体得这个人意，方有少许说话分，方有少许行李分。暂时不在，如同死人。岂况如今，论年轮月。不在，如人长在。愁什么家事不办？欲知久远事，只在如今。如今若得，久远亦得。如人千乡万里归家，行到即是。是即一切总是，不是即一切总不是。直得顶上光焰生，亦不是。能为一切，一切不为道。终日贪前头事，失却背后事。若见背后事，失却前头事。如人不前，后有什么事？

僧问：有人衣锦绣入来，见和尚后，为甚寸丝不挂。曰：直得琉璃殿上行，扑倒也须粉碎。乃曰：若有一毫许去及不尽，即被尘累，岂况更多！不见寻常道：升天底事，须对众掉却。十成底事，须对众去却。掷地作金声，不须回头顾著。自余有什么用处？不见二祖当时诗书博览，三藏圣教，如观掌中，因什么更求达磨安心？将知此门中事，不是等闲。所以道：智人不向言中取，得人岂向说中求？不是异于常徒，息一切万累，道暂时不在涂路，便有来由。非但恶眷属，善眷属也觅不得。甚处去？通身去，归家去，省觐去，始脱得诸有门去。去得牢笼，脱险难，异常徒。

又曰：如掌中观物决定，决定方可随缘。若一如此，千万亦然。千万之中，难为一二，一二不可得。不见道：显照底人即易得，显已底人即难得。不道全无，即是希有。若未得如此，不受强为。强为即生恼，生恼即退道，退道则罪来加身。即见不得，说什么大话。汝既出家，如囚免狱，少欲知足，莫贪世荣，忍饥忍渴，志存无为。得在佛法中，十生九死，也莫相抛出。生入死，莫违佛法。斩钉截铁，莫负如来。事宜无多，各自了取。有事近前，无事莫立。

膺住持三十年，道遍天下，众至千五百人。南昌钟王师尊之，愿以为世世师。唐天复元年秋示微疾。十二月二十八日，为大众开最后方便，叙出世始卒之意，众皆怆然。越明年正月三日，问侍者：今日是几？对云：初三。师云：三十年后，但云只这是。乃端然告寂。

汾阳善昭禅师

《禅林僧宝传》：
　　禅师讳善昭，生俞氏，太原人也。器识沉邃，少缘饰，有大智。于一切文字，不由师训，自然通晓。年十四，父母相继而亡。孤苦厌世相。剃发受具，杖策游方。所至少留，不喜观览。或讥其不韵。昭叹之曰：是何言之陋哉。从上先德行脚，正以圣心未

通。驱驰决择耳，不缘山水也。

昭历诸方，见老宿者，七十有一人，皆妙得其家风，尤喜论曹洞。石门彻禅师者，盖其派之魁奇者。昭作五位偈。示之曰：
　　五位参寻切要知，纤毫才动即差违。金刚透匣谁能晓？唯有那吒第一机。举目便令三界静，振铃还使九天归。正中妙挟通回

互，拟议锋铓失却威。
　　 彻拊手称善，然昭终疑临济儿孙，别有奇处。最后至首山问：百丈卷簟意旨如何？曰：龙袖拂开全体现。昭曰：师意如何？曰：象王行处绝狐踪。于是大悟，言下拜起而曰：万古碧潭空界月，再三捞捷始应知。有问者曰：见何道理，便尔自肯？曰：正是我放身命处。服勤甚久，辞去，游湘衡间。长沙太守张公茂宗，以四名刹请昭，择之而居。昭笑，一夕遁去，北抵襄沔，寓止白马。太守刘公昌言：闻之造谒，以见晚为叹。时洞山、谷隐皆虚席，众议归昭。太守请择之，昭以手耶揄曰：我长行粥饭僧，传佛心宗，非细职也。前后八请，坚卧不答。

淳化四年，首山殁，西河道俗千余人，协心削牍，遣沙门契聪，迎请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。昭闭关高枕，聪排闼而入，让之曰：佛法大事，静退小节。风穴惧应谶，忧宗旨坠灭，幸而有先师。先师已弃世，汝有力荷担如来大法者，今何时而欲安眠哉？昭矍起握聪手曰：非公不闻此语，趋辨严，吾行矣。既至，宴坐一榻，足不越阃者三十年。天下道俗慕仰，不敢名，同曰汾州。

并汾地苦寒，昭罢夜参。有异比丘，振锡而至，谓昭曰：会中有大士六人，奈何不说法？言讫升空而去。昭密记以偈曰：
　　胡僧金锡光，请法到汾阳。六人成大器，劝请为敷扬。
　　时楚圆守芝号上首，丛林知名。

龙德府尹李侯，与昭有旧。虚承天寺致之，使三反不赴。使者受罚，复至曰：必欲得师俱往，不然有死而已。昭笑曰：老病业已不出院，借往当先后之，何必俱耶？使者曰：师诺，则先后唯所择。昭令馔设，且俶装曰：吾先行矣，停箸而化。阅世七十有八，坐六十五夏。
　　赞曰：风穴倦游，见草屋单丁，止住者七年。首山精严，不出山者二十年。汾州俨临人天，不越阃者三十年。是皆哲人事业之见于微细者也。然犹卓绝如此，况其大者乎。吾何足以知之？然观其死生之际，如贾胡传吏，留即留，去即去。呜呼！是其所以起临济也。

石霜楚圆禅师（慈明禅师）

《禅林僧宝传》：
 慈明禅师，出全州清湘李氏，讳楚圆。少为书生，年二十二，依城南湘山隐静寺得度。其母有贤行，使之游方。公连眉秀目，颀然丰硕。然忽绳墨，所至为老宿所呵，以为少丛林。公柴崖而笑曰：龙象蹴踏，非驴所堪。尝橐骨董箱，以竹杖荷之，游襄沔间。与守芝、谷泉俱结伴，入洛中。闻汾阳昭禅师，道望为天下

第一，决志亲依。

时朝廷方问罪河东，潞泽皆屯重兵，多劝其无行。公不顾，渡大河，登太行，易衣类厮养，窜名火队中，露眠草宿，至龙州，遂造汾阳。昭公壮之。经二年，未许入室。

公诣昭，昭揣其志，必骂诟使令者，或毁诋诸方，及有所训，皆流俗鄙事。一夕诉曰：自至法席已再夏，不蒙指示，但增世俗尘劳念。岁月飘忽，已事不明，失出家之利。语未卒，昭公熟视骂曰：是恶知识，敢裨贩我。怒举杖逐之。公拟伸救，昭公掩其口。公大悟曰：乃知临济道，出常情。服役七年辞去。

依唐明嵩禅师。嵩谓公曰：杨大年内翰，知见高，入道稳实。子不可不见。公乃往见大年。大年问曰：对面不相识，千里却同风。公曰：近奉山门请。大年曰：真个脱空。公曰：前月离唐明。大年曰：适来悔相问。公曰：作家。大年喝之。公曰：恰是。大年复喝。公以手划一划。大年吐舌曰：真是龙象。公曰：是何言欤。大年顾令别点茶曰：元来是家里人。公曰：也不消得。良久又问，如何是圆上座为人句。公曰：切。大年曰：作家，作家。公曰：放内翰二十拄杖。大年拊膝曰：这里是什么处所。公拍掌曰：不得放过。大年大笑。又问：记得唐明悟时因缘否？公曰：唐明闻僧问首山佛法大意。首山曰：楚王城畔水东流。大年曰：只如此语意如何？公曰：水上挂灯毬。大年曰：与么则辜负古人去。公曰：内翰疑则别参。大年曰：三脚虾蟆跳上天。公曰：一任勃跳。大年乃又笑。

馆于斋中，日夕质疑智证。因闻前言往行，恨见之晚。朝中见驸马都尉李公。曰：近得一道人，真西河师子。李公曰：我以拘文，不能就谒奈何。大年默然，归语公曰：李公佛法中人，闻道风远至，有愿见之心，政以法不得，与侍从过从。公黎明谒李公。李公阅谒，使童子问：道得即与上座相见。公曰：今日特来相看。又令童子曰：碑文刊白字，当道种青松。公曰：不因今日节，余日定难逢。童子又出曰：都尉言：与么则与上座相见去也。公曰：脚头脚底。李公乃出，坐定，问曰：我闻西河有金毛师子，是否？公曰：什么处得此消息？李公喝之。公曰：野犴鸣。李公又喝。公曰：恰是。李公大笑。既辞去，问临行一句。公曰：好将息。李公曰：何异诸方？公曰：都尉又作么生？曰：放上座二十拄杖。公曰：专为流通。李公又喝。公曰：瞎。李公曰：好去。公曰：诺，诺。自是往来杨李之门，以法为友。

久之辞还河东。大年曰：有一语，寄唐明。公曰：明月照见夜行人。大年曰：却不相当。公曰：更深犹自可，午后更愁人。大年曰：开宝寺前金刚，近日因什么汗出？公曰：知。大年曰：上座临行，岂无为人句？公曰：重叠关山路。大年曰：与么则随上座去也。公作嘘声。大年曰：真师子儿。

公还唐明，李公遣两僧讯公。公于书尾画双足，写来僧名，以寄之李公。作偈曰：黑毫千里余，金椁示双趺。人天浑莫测，珍重赤须胡。

公以母老南归，至筠州，首众僧于洞山。时聪禅师居焉。先是汾阳谓公曰：我遍参云门尊宿儿孙，特以未见聪为恨。故公依止。又三年，乃游仰山。

杨大年以书抵宜春太守黄宗旦，使请公出世说法。守虚南原致公，公不赴，旋特谒候守，愿行。守问其故。对曰：始为让，今偶欲之耳，守大贤之。住三年，弃去省母。以白金为寿，母诟曰：汝定累我入泥犁中，投诸地。公色不怍，收之辞去。

谒神鼎諲禅师，諲，首山高弟，望尊一时。衲子非人类精奇，无敢登其门者。住山三十年，门弟子气吞诸方。公发长不剪，弊衣楚音。通谒称法侄，一众大笑。諲遣童子问：长老谁之嗣？公仰视屋曰：亲见汾阳来。諲杖而出顾见，顽然问曰：汾州有西河师子，是否？公指其后，绝叫曰：屋倒矣！童子返走，諲回顾相矍铄。公地坐脱只履，而视之。諲老忘所问，又失公所在。公徐起整衣，且行且语曰：见面不如闻名。遂去，諲遣人追之不可。叹曰：汾州乃有此儿耶？公自是名增重丛林。

定林沙门本延有道行，雅为士大夫所信敬。諲见延，称公知见可兴临济。会道吾席虚，延白郡请以公主之。法令整肃，亡躯为法者集焉。示众曰：先宝应曰：第一句荐得，堪与祖佛为师。第二句荐得，堪与人天为师。第三句荐得，自救不了。道吾则不然，第一句荐得，和泥合水。第二句荐得，无绳自缚。第三句荐得，四棱著地。所以道，起也海晏河清，行人避路。住也乾坤失色，日月无光。汝辈向什处出气？良久曰：道吾为汝出气，乃嘘一声，卓拄杖而起。

又曰：道吾打鼓，四大部州同参。拄杖横也，挑挂乾坤大地。钵盂覆也，盖却恒沙世界。且问：汝辈向何处安身立命？若也知之，北俱卢州吃粥吃饭。若也不知，长连床上吃粥吃饭。

后住石霜，当解夏谓众曰：昨日作婴孩，今朝年已老。未明三八九，难踏古皇道。手铄黄河干，脚踢须弥倒。浮生梦幻身，人命久难保。天堂并地狱，皆由心所造。南山北岭松，北岭南山草。一雨润无边，根苗壮枯槁。五湖参学人，但问虚空讨。死脱夏天衫，生著冬月袄。分明无事人，特地生烦恼。喝一喝。

时真点胸者，为善侍者折难，自金銮还。公呵曰：解夏未一月，乃已至此。破坏丛林，有何忙事？真曰：大事未透脱故耳。公曰：汝以何为佛法要切。真曰：无云生岭上，有月落波心。公诟曰：面皱齿豁，犹作此见解。真不敢仰视曰：愿为决之。公曰：汝问我答。真理前语而问之。公曰：无云生岭上，有月落波心。真遂契悟。

住南岳福严，以大法授南禅师，语在南传。僧问：临济两堂首座一日相见，同时喝。临济闻之升座曰：大众要会临济宾主句，问取堂中二禅客。此意如何？公作偈曰：啐啄之机箭柱锋，瞥然宾主当时分。宗师悯物明缁素，北地黄河彻底浑。

又问：赵州勘婆子，师意如何？公亦作偈曰：赵州勘破婆子，叶落便合知秋。天下几多禅客，五湖四海悠悠。明日升座曰：一喝分宾主，照用一时行。要会个中意，日午打三更。遂一喝云：且道是宾是主？还有分得者么？若也分得，朝行三千暮行八百。若也未能，老僧失利。

移住兴化，康定戊寅，李都尉遣使邀公曰：海内法友，唯师与杨大年耳。大年弃我而先，仆年来顿觉衰落，忍死以一见公。仍以书抵潭帅敦遣之。公恻然，与侍者舟而东下。舟中作偈曰：长江行不尽，帝里到何时。既得凉风便，休将橹掉施。道过琅玡，觉禅师出迎，大喜曰：有众之累，不得躬造受曲折，而惠然辱而临之，天赐我也。公为逗留，夜语及并汾旧游。觉曰：近有一老衲至，问其离何所？曰：杨州。问：船来陆来？曰：船来。问：船在何处？曰：岸下。问：不涉程途一句如何道？其僧恚曰：杜撰长老，如麻似粟。遣人追不及，云是举道者。顷在汾州时尚少，举陆沈众中，不及识之。公笑曰：举见处才能自了，而汝堕负，何以为人？觉屏息汗下。

公为作牧童歌。其略曰：回首看，平田阔。四方放去休拦遏。一切无物任意游，要收只把索头拨。小牛儿，顺毛捋。恐上高坡四蹄脱。日已高，休喂草。捏定鼻头无少老。一时牵向圈中眠，和泥看渠东西倒。觉默得其游戏三昧。

至京师，与李公会月余，而李公果殁。临终画一圆相，又作偈献公。偈曰：世界无依，山河匪碍。大海微尘，须弥纳芥。拈起幞头，解下腰带。若觅死生，问取皮袋。公曰：如何是本来佛性？李公曰：今日热如昨日。随声便问：公临行一句作么生？公曰：本来无挂碍，随处任方圆。李公曰：晚来困倦，更不答话。公曰：无佛处作佛。李公于是泊然而逝。

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，闻李公之化，与圆问答，加叹久之。公哭之恸，临圹而别之。有诏赐官舟，南归中途，谓侍者曰：我忽得风痹疾。视之，口吻已喎斜。侍者以足顿地曰：当奈何平生呵佛骂祖，今乃尔。公曰：无忧，为汝正之。以手整之，如故，曰：而今而后，不钝置汝。

遂以明年至兴化。正月初五日，沐浴辞众，跏趺而逝。阅世三十有四，坐夏三十有二。李公之子，铭志其行于兴化，而藏全身于石霜。公平生以事事无碍行心，凡圣所不能测。室中宴坐，横刀水盆之上，旁置草鞋。使来参扣者下语，无有契其机者。又作示徒偈曰：黑黑黑，道道道，明明明，得得得。又冬日榜僧堂，作此字：二二三儿。其下注云。若人识得，不离四威仪中。有首座者，见之谓曰：和尚今日放参。慈明闻而笑之云。

赞曰：有际天之云涛，乃可容吞舟之鱼。有九万里之风，乃可负乖天之翼。三世如来之法印重任也，岂寻常之材可荷檐乎？余观慈明，以英伟绝人之姿，行不缠凡圣之事，谈笑而起临济于将仆，叱吒而死黄龙之偷心。视其施为，不见辙迹，未三世而死为绳墨。谚曰：字经三写，乌焉成马。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。

黄龙慧南禅师

 《禅林僧宝传》：

禅师章氏，讳惠南，其先信州玉山人也。童龆深沉，有大人相。不茹荤，不嬉戏。年十一弃家，师事怀玉定水院智銮。尝随銮出，道上见祠庙，辄杖击火毁之而去。十九落发，受具足戒。远游至庐山归宗。老宿自宝集众坐，而公却倚宝时时眴之。公自是坐必跏跗，行必直视。

至栖贤依諟禅师。諟莅众进止有律度，公规摸之三季，辞渡淮，依三角澄禅师。澄有时名，一见器许之。及澄移居泐潭，公又与俱。澄使分座接纳矣。而南昌文悦见之，每归卧叹曰：南有道之器也，惜未受本色钳锤耳。

会同游西山，夜语及云门法道。悦曰：澄公虽云门之后，然法道异耳。公问所以异。悦曰：云门如九转丹砂，点铁作金。澄公药汞银，徒可玩。入锻即流去。公怒以枕投之。明日悦谢过，又曰：云门气宇如王，甘死语下乎？澄公有法，受人死语也。死语其能活人哉？即背去，公挽之曰：即如是，谁可汝意者？悦曰：石霜楚圆，手段出诸方。子欲见之，不宜后也。公默计之曰：此行脚大事也。悦师翠岩，而使我见石霜。见之有得，于悦何有哉？即日辨装，中涂闻慈明不事事，慢侮少丛林，乃悔欲无行，留萍乡累日。结伴自攸县登衡岳，寓止福严。老宿号贤叉手者，大阳明安之嗣，命公掌书记。泐潭法侣，闻公不入石霜，遣使来讯。俄贤卒，郡以慈明领福严。公心喜之，且欲观其人，以验悦之言。慈明既至，公望见之。心容俱肃，闻其论，多贬剥诸方，而件件数以为邪解者，皆泐潭密付旨决。气索而归，念悦平日之语，翻然改曰：大丈夫，心膂之间，其可自为疑碍乎。趋诣慈明之室曰：惠南以暗短，望道未见。比闻夜参，如迷行得指南之车。然唯大慈，更施法施，使尽余疑。慈明笑曰：书记已领徒游方，名闻丛林，借有疑，不以衰陋鄙弃。坐而商略，顾不可哉。呼侍者进榻，且使坐。公固辞，哀恳愈切。慈明曰：书记学云门禅，必善其旨。如曰：放洞山三顿棒（云门因洞山守初参次，问曰：近离甚处？山云：查渡。门曰：夏在甚处？山云：湖南报慈。门曰：几时离彼？山云：八月二十五。门曰：放汝三顿棒！山至明日却上问讯：昨日蒙和尚放三顿棒，不知过在甚么处？门曰：饭袋子！江西湖南，便恁么去！山于此大悟。）洞山于时应打，不应打？公曰：应打。慈明色庄而言：闻三顿棒声便是吃棒，则汝自旦及暮，闻鸟鸣鹊噪，钟鱼鼓板之声，亦应吃棒。吃棒何时当已哉？公瞠而却。慈明云：吾始疑不堪汝师，今可矣。即使拜，公拜起。慈明理前语曰：脱如汝会云门意旨。则赵州尝言：台山婆子被我勘破，试指其可勘处。公面热汗下，不知答，趋出。明日诣之，又遭诟骂。公惭见左右，即曰：正以未解，求决耳。骂岂慈悲法施之式？慈明笑曰：是骂耶？公于是默悟其旨。失声曰：泐潭果是死语。献偈曰：杰出丛林是赵州，老婆勘破没来由。而今四海清如镜，行人莫以路为仇。慈明以手点没字顾公。公即易之，而心服其妙密。留月余辞去，时季三十五。

游方广后洞，识泉大道，又同夏。泉凡圣不测，而机辩逸群。拊公背曰：汝脱类汾州，厚自爱。明年游荆州，乃与悦会于金銮。相视一笑曰：我不得友兄及谷泉，安识慈明。是秋北还，独入泐潭。澄公旧好尽矣。自云居游同安，老宿号神立者，察公倦行役。谓曰：吾住山久，无补宗教，敢以院事累子。而郡将雅知公名，从立之请，不得已受之。泐潭遣僧来审，提唱之语，有曰：智海无性，因觉妄以成凡。觉妄元虚，即凡心而见佛。便尔休去，谓同安无折合，随汝颠倒所欲，南斗七、北斗八。僧归举似澄，澄为不怿。俄闻嗣石霜，泐潭法侣多弃去。

住归宗，火一夕而烬，坐抵狱，为吏者百端求其隙，公怡然引咎，不以累人，唯不食而已，久而后释。吏之横逆，公没齿未尝言。住黄檗结庵于溪上，名曰积翠。既而退居曰：吾将老焉。方是时，江湖闽粤之人，闻其风而有在于是者，相与交武，竭蹶于道，唯恐其后。虽优游厌饫，固以为有余者，至则怃然自失，就弟子之列。

南州高士潘兴嗣延之，尝问其故。公曰：父严则子孝。今来之训，后日之范也。譬诸地尔，隆者下之，洼者平之。彼将登于千仞之上，吾亦与之俱。困而极于九困之下，吾亦与之俱。伎之穷，则妄尽而自释也。又曰：姁之妪之，春夏之所以生育也。霜之雪之，秋冬之所以成熟也。吾欲无言，得乎？以佛手、驴脚、生缘三语问学者，莫能契其旨。天下丛林，目为三关。脱有酬者，公无可否。敛目危坐，人莫涯其意。延之又问其故。公曰：已过关者，掉臂径去，安知有关吏？从吏问可否，此未透关者也。

住黄龙，法席之盛，追媲泐潭马祖、百丈大智。熙宁二年三月十七日，馔四祖惠日两专使，会罢起，跏趺寝室前。大众环拥，良久而化。前一日说偈，又七日阇维，得五色舍利。塔于山之前嶂，阅世六十有八，坐五十夏。或云：阅世六十有六，坐三十有七夏。大观四年春，敕谥普觉。

赞曰：山谷论临济宗旨曰：如汉高之收韩信。附耳语而封王。即卧内而夺印。伪游云梦，而缚以力士。陈狶，而斩之钟室。盖汉高无杀人剑，韩信心亦不死。宗师接人，病多如此。临济宗旨，止要直下分明。钳锤付在嫡子亲孙。予观黄龙，以三关语，锻尽圣凡。盖所谓嫡子亲孙，本色钳锤者也。

杨歧方会禅师

 《禅林僧宝传》：

禅师名方会，生冷氏，袁州宜春人也。少警敏滑稽，谈剧有味。及冠，不喜从事笔砚，窜名商税，务掌课最。坐不职当罚，宵遁去。游筠州九峰，或云潭州道吾，恍然如昔经行处，眷不忍去。遂落发为大僧。

阅经闻法，心融神会。能痛自折节，依参老宿。慈明禅师，住南原，会辅佐之，安乐勤苦。及慈明迁道吾石霜，会俱自请领监院事，非慈明之意。而众论杂然称善。挟楮衾入典金谷，时时蠢语摩拂慈明，诸方传以为当。慈明饭罢，必山行。禅者问道，多失所在。会阚其出未远，即挝鼓集众。慈明遽还，怒数曰：少丛林，暮而升座，何从得此规绳？会徐对曰：汾州晚参也，何为非规绳乎？慈明无如之何。今丛林三八念诵罢，犹参者，此其原也。

慈明迁兴化，因辞之，还九峰。萍实道俗，诣山请住杨岐。时九峰长老勤公，不知会。惊曰：会监寺亦能禅乎？会受帖问答罢，乃曰：更有问话者么，试出相见，杨岐今日性命在汝诸人手里，一任横拖倒拽。为什么如此？大丈夫儿，须是当众决择。莫背地里，似水底按胡卢相似。当众勘验看，有么？若无，杨岐失利，下座。勤把住曰：今日且喜得个同参。曰：同参底事作么生？勤曰：杨岐牵犁，九峰拽耙。曰：正当与么时，杨岐在前？九峰在前？勤无语，会托开曰：将会同参，元来不是。自是名闻诸方。

会谓众曰：不见一法，是大过患。拈拄杖云：穿过释迦老子鼻孔，作么生道得脱身一句？向水不洗水处道将一句来。良久曰：向道莫行山下路，果闻猿叫断肠声。又曰：一切智通无障碍。拈起拄杖云：拄杖子向汝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。掷下云：直得乾坤震裂，山岳摇动。会么？不见道，一切智智清净。拍绳床曰：三十年后，莫道杨岐龙头蛇尾。其提纲振领，大类云门。

又问来僧曰：云深路僻，高驾何来？对曰：天无四壁。曰：踏破多少草鞋？僧便喝。会曰：一喝两喝后作么生？曰：看这老和尚著忙。会曰：拄杖不在，且坐吃茶。又问来僧曰：败叶堆云，朝离何处？对曰：观音。曰：观音脚根下一句，作么生道？对曰：适来相见了也。曰：相见底事作么生？其僧无对。会曰：第二上座，代参头道看，亦无对。会曰：彼此相钝置。其验勘锋机，又类南院。庆历六年，移住潭州云盖山。以临济正脉付守端。